

晉書

卷九十五之八

|      |           |
|------|-----------|
| 內閣文庫 |           |
| 番號   | 漢 1836    |
| 冊數   | 500 (100) |
| 函號   | 別 10 1    |



晉書卷九十五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六十五 草文庫

藝術

藝術之興由來尚矣先王以是決猶豫定吉凶審存亡  
省禍福曰神與智藏往知來幽贊冥符弼成人事既興  
利而除害亦威衆以立權所謂神道設教率由於此然  
而詭託近於妖妄迂誕難可根源法術紛以多端變態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晉書卷九十五

列傳

一

諒非一緒真雖存矣僞亦憑焉聖人不語怪力亂神良有以也逮丘明首唱叙妖夢以垂文子長繼作援龜策以立傳自茲厥後史不絕書漢武雅好神僊世祖尤耽讖術遂使文成五利逞詭詐而取寵榮尹敏桓譚由忤時而嬰罪戾斯固通人之所蔽千慮之一失者乎詳觀衆術抑惟小道棄之如或可惜存之又恐不經載籍既務在博聞筆削則理宜詳備晉謂之乘義在於斯今錄其推步尤精伎能可紀者以爲藝術傳式備前史云

### 陳訓

陳訓字道元歷陽人少好祕學天文算歷陰陽占候無不畢綜尤善風角孫皓以爲奉禁都尉使其占候皓政嚴酷訓知其必敗而不敢言時錢塘湖開或言天下當太平青蓋入洛陽皓以問訓訓曰臣止能望氣不能達湖之開塞退而告其友曰青蓋入洛將有輿櫬銜璧之事非吉祥也尋而吳亡訓隨例內徙拜諫議大夫俄而去職還鄉及陳敏作亂遣弟宏爲歷陽太守訓謂邑人曰陳家無王氣不久當滅宏聞將斬之訓鄉人秦瓌爲宏叅軍乃說宏曰訓善風角可試之如不中徐斬未晚也乃赦之時宏攻征東叅軍衡彥於歷陽乃問訓曰城中有幾千人攻之可拔不訓登牛渚山望氣曰不過五

百人然不可攻攻之必敗宏復大怒曰何有五千大攻  
五百人而有不得理命將士攻之果爲彥所敗方信訓  
有道術乃優遇之都水參軍淮南周亢嘗問訓以官位  
訓曰君至卯年當剖符近郡酉年當有曲蓋亢曰脫如  
來言當相薦拔訓曰性不好官惟欲得米耳後亢果爲  
義興太守金紫將軍時劉聰王彌寇洛陽歷陽太守武  
瑕問訓曰國家人事如何訓曰胡賊三逼國家當敗天  
子野死今尚未也其後懷愍二帝果有平陽之酷焉或  
問其以明年吉凶者訓曰揚州刺史當死武昌大火上  
方節將亦當死至時劉陶周訪皆卒武昌大火燒數千

家時甘卓爲歷陽太守訓私謂所親曰甘侯頭低而視  
仰相法名爲盼刀又目有赤脉自外而入不出十年必  
以兵死不領兵則可以免卓果爲王敦所害丞相王導  
多病每自憂慮以問訓訓曰公耳豎垂肩必壽亦大貴  
子孫當興於江東咸如其言訓年八十餘卒

### 戴洋

戴洋字國流吳興長城人也年十二遇病死五日而蘇  
說死時天使其爲酒藏吏授符錄給吏從幡麾將上蓬  
萊崐崙積石太室恒廬衡等諸山旣而遣歸逢一老父  
謂之曰汝後當得道爲貴人所識及長遂善風角爲人

短陋無風望然好道術妙解占候卜數吳未爲臺吏知  
吳將亡託病不仕及吳平還鄉里後行至瀨鄉經老子  
祠皆是洋昔死時所見使處但不復見昔物耳因問守  
藏應鳳曰去二十餘年嘗有人乘馬東行過老君而不  
下馬未達橋墜馬死者不鳳言有之所問之事多與洋  
同揚州刺史嘗問吉凶於洋答曰熒惑入南斗八月有  
暴水九月當有客軍西南來如期果大水而石米作亂  
米旣據揚州洋謂人曰視賊雲氣四月當破果如其言  
時陳敏爲右將軍堂邑令孫混見而羨之洋曰敏當作  
賊族滅何足願也未幾敏果反而誅焉初混欲迎其家  
累洋曰此地當敗得臘不得正豈可移家於賊中乎混  
便止歲末敏弟昶攻堂邑混遂以單身走免其後都水  
馬武舉洋爲都水令史洋請急還鄉將赴洛夢神人謂  
之曰洛中當敗人盡南渡後五年揚州必有天子洋信  
之遂不去旣而皆如其夢廬江太守華譚問洋曰天下  
誰當復作賊者洋曰王機尋而機反陳眎問洋曰人言  
江南當有貴人顧彥先周宣珮當是不洋曰顧不及臘  
周不見來年八月榮果以十二月十七日卒十九日臘  
珮以明年七月晦亡王導遇病召洋問之洋曰君侯本  
命在申金爲土使之主而於申上石頭立石火光照天

此爲金火相爍水火相煎以故受害耳導卽移居東府  
病遂差鎮東從事中郎張闓舉洋爲丞相令史時司馬  
颺爲烏程令將赴職洋曰君宜深慎下吏颺後果坐吏  
免官洋又謂曰卿雖免官十一月當作郡加將軍至期  
爲太山太守鎮武將軍颺賣宅將行洋止之曰君不得  
至當還不可無宅颺果爲徐龕所逼不得之郡元帝增  
賜衆二千使助祖述洋勸颺不行颺乃稱疾收付廷尉  
俄而因赦得出元帝將登阼使洋擇日洋以爲宜用三  
月二十四日景午太令史陳卓奏用二十二日言昔越  
王用甲辰三月反國范蠡稱在陽之前當主盡出上下  
盡空德將出游刑入中宮今與此同洋曰越王爲吳所  
囚雖當時遜媚實懷怨憤蠡故用甲辰乘德而歸留刑  
吳宮今大王內無舍咎外無怨憤當承天洪命納祚無  
窮何爲追越王去國留殃故事邪乃從之及祖約代兄  
鎮譙請洋爲中典軍遷督護永昌元年四月庚辰禺中  
時有大風起自東南折木洋謂約曰十月必有賊到譙  
城東至歷陽南方有反者主簿王振以洋爲妖白約數  
洋付刺殺而絕其食五十日言語如故約知其有神術  
乃赦之而讓振振後有罪被收洋救之約曰振往日相  
繫今何以救之洋曰振不識風角非有宿嫌振往時垂

餓死洋養活之振猶尚遺忘夫處富貴而不棄貧賤甚難約義之卽原振賜洋米三十石至十月三日石勒騎果到譙城東洋言於約曰賊必向城父可遣騎水南追之步軍於水北斷要路賊必敗約竟不追賊乃掠城父婦女輜重而去約將魯延求追賊洋曰不可約不從使兄子智與延追之賊僞棄婦女輜重走智與延等爭物賊還掩之智延僅以身免士卒皆死約表洋爲下邑長時梁國人反逐太守袁晏梁城峻嶮約欲討之而未決洋曰賊以八月辛酉日反日辰俱王辛德在南方酉受自刑梁在譙北乘德伐刑賊必破亡又甲子日東風而

雷西行譙在東南雷在軍前爲軍驅除昔吳伐關羽天雷在前周瑜拜賀今與往同故知必剋約從之果平梁賊太寧三年正月有大流星東南行洋曰至秋府當移壽陽及王敦作逆約問其勝敗洋曰太白在東方辰星不出兵法先起爲主應者爲客辰星若出太白爲主辰星爲客辰星不出太白爲客先起兵者敗今有客無主有前無後宜傳檄所部應詔伐之約乃率衆向合肥俄而敦死衆敗遂任壽陽洋又曰江淮之間當有軍事譙城虛曠宜還固守不者雍丘沛皆非官有也約不從豫土遂陷於賊咸和元年春約南行佃遇大雷雨西南來

洋曰甲子西南天雷其夏必失大將至夏汝南人反執約兄子濟送于石勒約府內地忽赤如丹洋曰按河圖徵云地赤如丹血丸丸當有下犯上者恐十月二十七

日胡馬當來飲淮水至時石勒騎大至攻城大戰其日西南兵火俱發約大懼會風迴賊退時傳言勒遣騎向壽陽約欲送其家還江東洋曰必無此事尋而傳言果妄咸和初丹暈在角有赤白珥約問洋洋曰角爲天門開布陽道官門當有大戰俄而蘇峻遣使招約俱反洋謂約曰蘇峻必敗然其初起兵鋒不可當可外和內嚴以待其變約不從遂與峻反至三年五月大風雷雨西

北來城內晦暝洋謂約曰雷鳴人上明使君當遠佞近直愛下振貧昔秦有此變卒致亂亡約大怒收洋繫之遣部將李繁將兵到廬江其衆盡散約召洋出問之曰吾還東何如留壽陽若留壽陽何如入胡洋曰東入失半入胡滅門留壽陽尚可約欲東向歷陽其衆不樂東下皆叛約劫約姊及嫂奔于石勒約到歷陽祖煥問洋曰君昔言平西在壽陽可得五年果如君言今在歷陽可得幾時洋曰得六月耳約問洋臺下及此氣候何如洋曰此當復有反者臺下來年二月當太平江州當大喪後南方復有軍事去此千里尋而牽騰叛約約率所



親將家屬奔于石勒二月而天子反正四月而溫嶠卒  
郭默據湓口以叛後勒誅約及親屬並盡皆如洋言約  
既敗洋往尋陽時劉胤鎮尋陽胤問洋曰我病當差不  
洋曰不憂使君不差憂使君今年有大厄使君年四十  
七行年入庚寅太公陰謀曰六庚爲白獸在上爲客星  
在下爲害氣年與命并必凶當忌十二月二十二日庚  
寅勿見客胤曰我當解職將君還野中治病洋曰使君  
當作江州不得解職胤曰溫公不復還邪洋曰溫公雖  
還使君故作江州俄如其言九月甲寅申時迴風從東  
來入胤兒船中西過狀如匹練長五六丈洋曰風從咸  
池下來攝提下去咸池爲刀兵大殺爲死喪到甲子日  
申時府內大聚骨埋之胤問在何處洋曰不出州府門  
也胤架東府門洋又曰東爲天牢牢下開門憂天獄至  
十二月十七日洋又曰臘近可開門以五十人備守并  
以百人備東北寅上以却害氣胤不從二十四日壬辰  
胤遂爲郭默所害南中郎將桓宣以洋爲參軍將隨宣  
往襄陽太尉陶侃留之住武昌時侃謀北伐洋曰前年  
十一月熒惑守胃昴至今年四月積五百餘日昴趙之  
分野石勒遂死熒惑以七月退從畢右順行人黃道未  
及天關以八月二十二日復逆行還鈞繞畢向昴昴畢

爲邊兵主胡夷故置天弓以射之熒惑逆行司無德之  
國石勒死是也勒之餘燼以自殘害今年官與太歲太  
陰三合癸巳癸爲北方北方當受災歲鎮二星共合翼  
軫從子及巳徘徊六年荆楚之分歲鎮所守其下國昌  
豈非功德之徵也今年六月鎮星前角亢角亢鄭之分  
歲星移入房太白在心心房宋分順之者昌逆之者亡  
石季龍若興兵東南此其死會也官若應天伐刑徑據  
宋鄭則無敵矣若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侃志在中原聞  
而大喜會病篤不果行侃薨征西將軍庾亮代鎮武昌  
復引洋問氣候洋曰天有白氣喪必東行不過數年必  
應尋有大鹿向西城門洋曰野獸向城主入將去城東  
家夜半望見城內有數炬火從城上出如大車狀白布  
幔覆與火俱出城東北行至江乃滅洋聞而歎曰此與  
前白氣同時亮欲西鎮石城或問洋此西足當欲東不  
洋曰不當也咸康三年洋言於亮曰武昌土地有山無  
林政可圖始不可居終山作八字數不及九昔吳用壬  
寅來上創立宮城至巳酉還下秣陵陶公亦涉八年土  
地盛衰有數人心去就有期不可移也公宜更擇吉處  
武昌不可久住五年亮令毛寶屯邾城九月洋言於亮  
曰毛豫州今年受死問昨朝大霧晏風當有怨賊報仇

攻圍諸侯誠宜遠偵邏寶問當在何時答曰五十日內  
其夕又曰九月建成朱雀飛驚征軍還歸乘戴火光天  
示有信災發東房葉落歸本慮有後患明日又曰昨夜  
火殃非國福今年架屋致使君病可因燒屋移家南渡  
無嫌也寶卽遣兒婦還武昌尋傳賊當來攻城洋曰十  
月丁亥夜半時得賊問干爲君支爲臣丁爲征西府亥  
爲邾城功曹爲賊神加子時十月水王木相王相氣合  
賊必來寅數七子數九賊高可九千人下可七千人從  
魁爲貴人加丁下剋上有空亡之事不敢進武昌也賊  
果陷邾城而去亮問洋曰故當不失石城否洋曰賊從  
安陸向石城逆太白當伐身無所慮亮曰天何以利胡  
而病我洋曰天符有吉凶土地有盛衰今年害氣三合  
巳亥巳爲天下亥爲戎胡季龍亦當受死今乃不憂賊  
但憂公病耳亮曰何方救我疾洋曰荊州受兵江州受  
災公可去此二州亮曰如此當有解不洋曰恨晚猶差  
不也亮竟不能解二州遂至大困洋曰昔蘇峻時公於  
白石祠中祈福許賽其牛至今未解故爲此鬼所考亮  
曰有之君是神人也或問洋曰庾公可得幾時洋曰見  
明年時亮巳不識人咸以爲妄果至正月一日而薨庾  
翼代亮洋復爲占候少時卒年八十餘所占驗者不可

勝紀

韓友

韓友字景先廬江舒人也爲書生受易於會稽伍振善  
占卜能圖宅相冢亦行京費厭勝之術龍舒長鄧林婦  
病積年垂死醫巫皆息意友爲筮之使畫作野豬著臥  
處屏風上一宿覺佳於是遂差舒縣廷掾王睦病死已  
復魄友爲筮之令以丹畫版作日月置牀頭又以豹皮  
馬鄣泥臥上立愈劉世則女病魅積年巫爲攻禱伐空  
冢故城間得狸鬻數十病猶不差友筮之命作布囊依  
女發時張囊著牕牖間友閉戶作氣若有所驅斯須之  
間見囊大脹如吹因決敗之女仍大發友乃更作皮囊  
二枚沓張之施張如前囊復脹滿因急縛囊口懸著樹  
二十許日漸消開視有二斤狐毛女遂差宣城邊洪以  
四月中就友卜家中安否友曰卿家有兵殃其禍甚重  
可伐七十束柴積於庚地至七月丁酉放火燒之咎可  
消也不爾其凶難言洪卽聚柴至日大風不敢發火洪  
後爲廣陽領校遭母喪歸家友來投之時日已暮出告  
從者速裝束吾當夜去從者曰今日已瞑數十里草行  
何急復去友曰非汝所知也此間血覆地寧可復往苦  
留之不待食而去其夜洪歛發狂絞殺兩子并殺婦又

斫父妾二人皆被劊因出亡走明日其宗族往收殮亡者尋索洪數日於宅前林中得之已自經死宣城太守殷祐有病友筮之曰七月晦日將有大鸛鳥來集廳事上宜勤伺取若獲者爲善不獲將成禍祐乃謹爲其備至日果有大鸛垂尾九尺來集廳事上掩捕得之祐乃遷石頭督護後爲吳郡太守友卜占神效甚多而消殃轉禍無不皆驗于寶問其故友曰筮卦用五行相生殺如按方投藥治病以冷熱相救其差與不差不可必也友以元康六年舉賢良元帝渡江以爲廣武將軍永嘉末卒

淳于智

淳于智字叔平濟北盧人也有思義能易筮善厭勝之術高平劉柔夜臥鼠齧其左手中指以問智智曰是欲殺君而不能當爲君使其反死乃以朱書手腕橫文後三寸作田字辟方一寸二分使露手以臥明旦有大鼠伏死手前譙人夏侯藻母病困詣智卜忽有一狐當門向之嗥藻怖愕馳見智智曰其禍甚急君速歸在狐嗥處拊心啼哭令家人驚怪大小必出一人勿出哭勿止然後其禍可救也藻還如其言母亦扶病而出家人旣集堂屋五間拉然而崩護軍張劭母病篤智筮之使西

出市沐猴繫母臂令傍人槌拍恒使作聲三日放去劬  
從之其猴出門卽爲犬所咋死母病遂差上黨鮑瑗家  
多喪病貧苦或謂之曰淳于叔平神人也君何不試就  
卜知禍所在瑗性質直不信卜筮曰人生有命豈卜筮  
所移會智來應詹謂曰此君寒士每多屯虞君有通靈  
之思可爲一卦智乃爲卦卦成謂瑗曰君安宅失宜故  
令君困君舍東北有人桑樹君徑至市入門數十步當  
有一人持荆馬鞭者便就買以懸此樹三年當暴得財  
瑗承言詣市果得馬鞭懸之三年浚井得錢數十萬銅  
鐵器復二十餘萬於是致贍疾者亦愈其消災轉禍不  
可勝紀而卜筮所占千百皆中應詹少亦多病智乃爲  
符使詹佩之誦其文旣而皆驗莫能學也性深沈常自  
言短命曰辛亥歲天下有事當有巫醫挾道術者死吾  
守易義以行之猶當不應此乎永元末爲司馬督有寵  
於楊駿故見殺

步熊

步熊字叔巖陽平發干人也少好卜筮數術門徒甚盛  
熊學舍側有一人燒死吏持熊諸生謂爲失火熊曰已  
爲卿卜得其人矣使從道南行當有一人來問得火生  
來者便縛之吏如熊言果是耕人自言草惡難耕故燒

之忽風起延燒遠近實不知草中有人又鄰人見遠行  
或告以死其父母號哭制服熊爲之下剋日當還如期  
果至趙王倫聞其名召之熊謂諸生曰倫死不久不足  
應也倫怒遣兵圍之數重熊乃使諸生著其表南走倫  
兵悉赴捉之熊密從北出得脫後爲成都王穎所辟穎  
使熊射覆物無所失後穎奔關中平昌公模鎮鄴以熊  
穎黨誅之

杜不愆

杜不愆盧江人也少就外祖郭璞學易卜屢有驗高平  
郗超年二十餘得重疾試令筮之不愆曰按卦言之卿  
所苦尋除然宜於東北三十里上官姓家索其所養雄  
雉籠盛置東檐下却後九日景午日午時必當有雌雉  
飛來與交旣而雙去若如此不出二十日病都除又是  
休應年將八十位極人臣若但雌逝雄留者病一周方  
差年半八十名位亦失超時正羸篤慮命在旦夕笑而  
答曰若保八十之半便有餘矣一周病差何足爲淹然  
未之信或勸依其言索雉果得至景午日超臥南軒之  
下觀之至日晏果有雌雉飛入籠與雄雉交而去雄雉  
不動超歎息曰雖管郭之奇何以尚此超病彌年乃起  
至四十卒於中書郎不愆後占筮轉踈無復此類後爲

桓嗣建威參軍

嚴卿

嚴卿會稽人也善卜筮鄉人魏序欲暫東行荒年多抄盜令卿筮之卿筮曰君慎不可東行必遭暴害之氣而非劫也序不之信卿曰既必不停宜以禳之可索西郭外獨母家白雄狗繫著船前求索止得駮狗無白者卿曰駮者亦足然猶恨其色不純當餘小毒正及六畜輩耳無所復憂序行半路狗忽然作聲甚急如有人打之者比視已死吐黑血斗餘其夕序墅上白鵝數頭無故自死而序家無恙

隗炤

隗炤汝陰人也善於易臨終書版授其妻曰吾亡後當大荒窮雖爾慎莫賣宅也却後五年春當有詔來頓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卽以此版往責之勿違言也炤亡後其家大困乏欲賣宅憶夫言輒止期日有龔使者止亭中妻遂齎版往責之使者執版惘然不知所以妻曰夫臨亡手書版見命如此不敢妄也使者沈吟良久而悟謂曰賢夫何善妻曰夫善於易而未曾爲人卜也使

者曰噫可知矣乃命取著筮之卦成撫掌而歎曰妙哉隗生含明隱迹可謂鏡窮達而洞吉凶者也於是告炤



妻曰吾不相負金也賢夫自有金耳知亡後當暫窮故藏金以待太平所以不告兒婦者恐金盡而困無已也知吾善易故書版以寄意耳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瓮覆以銅梓埋在堂屋東頭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還掘之皆如卜焉

卜珣

卜珣字子玉匈奴後部人也少好讀易郭璞見而歎曰吾所弗如也奈何不免兵厄珣曰然吾大厄在四十一位爲卿將當受禍耳不爾者亦爲猛獸所害吾亦未見子之令終也璞曰吾禍在江南甚營之未見免兆雖然在南猶可延期住此不過時月珣曰子勿爲公吏可以免諸璞曰吾不能免公吏猶子之不能免卿相也珣曰吾此雖當有帝王子終不復奉二京矣琅邪可奉卿謹奉之主晉祀者必此人也珣遂隱于龍門山劉元海僭號徵爲大司農侍中固以疾辭元海曰人各有心卜珣之不欲在吾朝何異高祖四公哉可遂其高志後復徵爲光祿大夫珣謂使者曰非吾死所也及劉聰嗣僞位徵爲太常時劉琨據并州聰問何時可平珣答曰并州陛下之分今茲剋之必矣聰戲曰朕欲勞先生一行可乎珣曰臣所以來不及裝者正爲是行也聰大悅署珣

使持節平北將軍將行謂其妹曰此行也死自吾分後  
慎勿紛紜及攻晉陽為琨所敗羽卒先奔為其元帥所  
殺

### 鮑靚

鮑靚字太玄東海人也年五歲語父母云本是曲陽李  
家兒九歲墜井死其父母尋訪得李氏推問皆符驗靚  
學兼內外明天文河洛書稍遷南陽中部都尉為南海  
太守嘗行部入海遇風饑甚取白石煮食之以白濟王  
機時為廣州刺史入厠忽見二人著烏衣與機相捍良  
久擒之得二物似烏鴨靚曰此物不祥機焚之徑飛上  
天機尋誅死靚嘗見仙人陰君授道訣百餘歲卒

### 吳猛

吳猛豫章人也少有孝行夏日常手不驅蚊懼其去已  
而噬親也年四十邑人丁義始授其神方因還豫章江  
波甚急猛不假舟楫以白羽扇畫水而渡觀者異之庾  
亮為江州刺史嘗遇疾聞猛神異乃迎之問已疾何如  
猛辭以算盡請具棺服旬日而死形狀如生未及大歛  
遂失其尸識者以為亮不祥之徵亮疾果不起

### 幸靈

幸靈者豫章建昌人也性少言與小人羣居見侵辱而

無愠色邑里號之癡雖其父母兄弟亦以爲癡也嘗使  
守稻羣牛食之靈見而不驅待牛去乃往理其殘亂者  
其父母見而怒之靈曰夫萬物生天地之間各欲得食  
牛方食奈何驅之其父愈怒曰卽如汝言復用理壞者  
何爲靈曰此稻又欲得終其性牛自犯之靈可以不收  
手時順陽樊長賓爲建昌令發百姓作官船於建城山  
中吏令人各作箸一雙靈作而未輸或竊之焉俄而竊  
者心痛欲死靈謂之曰爾得無竊我箸乎竊者不應有  
頃愈急靈曰若爾不以情告我者今真死矣竊者急遽  
乃首出之靈於是飲之以水病卽立愈行人由此敬畏  
之船成當下吏以二百人引一艘不能動方請益人靈  
曰此以過足但部分未至耳靈請自牽之乃手執筆惟  
用百人而船去如流衆大驚怪咸稱其神於是知名有  
龔仲儒女病積年氣息財屬靈使以水含之已而強起  
應時大愈又呂猗母皇氏得痿痺病十有餘年靈療之  
去皇氏數尺而坐冥日寂然有頃顧謂猗曰扶夫人令  
起猗曰老人得病累年奈何可倉卒起邪靈曰但試扶  
起於是兩人夾扶以立少選靈又令去扶卽能自行由  
此遂愈於是百姓奔趣水陸輻湊從之如雲皇氏自以  
病久懼有發動靈乃留水一器令食之每取水輒以新

水補處二十餘年水清如新塵垢不能加焉時高惺家有鬼怪言語訶叱投擲內外不見人形或器物自行再三發火巫祝厭効而不能絕適值靈乃要之靈於陌頭望其屋謂惺曰此君之家邪惺曰是也靈曰知之足矣惺固請之靈不得已至門見符索甚多謂惺曰當以正止邪而以邪救邪惡得已乎並使焚之惟據軒小坐而去其夕鬼怪卽絕靈所救愈多此類然不取報謝行不騎乘長不娶妻性至恭見人卽先拜言輒自名凡草木之夭傷於山林者必起理之器物之傾覆於途路者必舉正之周旋江州間謂其士人曰天地之於人物一也感欲不失其情性奈何制服人以爲奴婢乎諸君若欲享多福以保性命可悉免遺之十餘年間賴其術以濟者極多後乃娶妻畜車馬奴婢受貨賂致遺於是其術稍衰所療得失相半焉

### 佛圖澄

佛圖澄天竺人也本姓帛氏少學道妙通玄術永嘉四年來適洛陽自云百有餘歲常服氣自養能積日不食善誦神呪能役使鬼神腹旁有一孔常以絮塞之每夜讀書則拔絮孔中出光照于一室又嘗齋時平旦至流水側從腹旁孔中引出五臟六腑洗之訖還內腹中又

能聽鈴音以言吉凶莫不懸驗及洛中寇亂乃潛草野以觀變石勒屯兵葛陂專行殺戮沙門遇害者甚衆澄投勒大將軍郭黑略家黑略每從勒征伐輒豫剋勝負勒疑而問曰孤不覺卿有出衆智謀而每知軍行吉凶何也黑略曰將軍天挺神武幽靈所助有一沙門智術非常云將軍當略有區夏已應爲師臣前後所白皆其言也勒召澄試以智術澄卽取鉢盛水燒香呪之須臾鉢中生青蓮花光色曜日勒由此信之勒自葛陂還河北過枋頭枋頭人夜欲斫營澄謂黑略曰須臾賊至可令公知果如其言有備故不敢勒欲試澄夜冠青衣甲執刀而坐遣人告澄云夜來不知大將軍何所在使人始至未及有言澄逆問曰平居無寇何故夜嚴勒益信之勒後因忿欲害諸道士并欲苦澄澄乃潛避至黑略舍語弟子曰若將軍信至問吾所在者報云不知所之旣而勒使至覓澄不得使還報勒勒驚曰吾有惡意向澄澄捨我去矣通夜不寢思欲見澄澄知勒意悔明日造勒勒曰昨夜何行澄曰公有怒心昨故權避公今改意是以敢來勒大笑曰道人謬矣襄國城塹水源在城西北五里其水源暴竭勒問澄何以致水澄曰今當勅龍取水廼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故泉源上坐繩牀燒

安息香呪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泫然微流有一小龍長五六寸許隨水而來諸道士競往視之有頃水大至隍塹皆滿鮮卑段末波攻勒衆甚盛勒懼問澄澄曰昨日寺鈴鳴云明日食時當擒段末波勒登城望末波軍不見前後失色曰末波如此豈可獲乎更遣夔安問澄澄曰已獲末波矣時城北伏兵出遇末波執之澄勸勒宥末波遣還本國勒從之卒獲其用劉曜遣從弟岳攻勒勒遣石季龍距之岳敗退保石梁塢季龍堅柵守之澄在襄國忽歎曰劉岳可憫弟子法祚問其故澄曰昨日亥時岳已敗被執果如所言及曜自攻洛陽勒將救之其羣下咸諫以爲不可勒以訪澄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禿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又令一童子絜齋七日取麻油合臙脂躬自研於掌中舉手示童子粲然有輝童子驚曰有軍馬甚衆見一人長大白皙以朱絲縛其肘澄曰此卽曜也勒甚悅遂赴洛距曜生擒之勒僭稱趙天王行皇帝事敬澄彌篤時石慈將叛澄誠勒曰今年慈中有蟲食必害人可令百姓無食慈也勒班告境內慎無食慈俄而石慈果走勒益重之事必諮而後行號曰大和尚勒愛子斌暴病

死將殯勒歎曰朕聞號太子死扁鵲能生之今可得效乎乃令告澄澄取楊枝沾水灑而呪之就執斌手曰可起矣因此遂蘇有頃平復自是勒諸子多在澄寺中養之勒死之年天靜無風而塔上一鈴獨鳴澄謂衆曰鈴音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旣而勒果死及季龍僭位遷都于鄴傾心事澄有重於勒下書衣澄以綾錦乘以彫輦朝會之日引之升殿常侍以下悉助舉輿太子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尚衆坐皆起以彰其尊又使司空李農旦夕親問其太子諸公五日一朝尊敬莫與爲比支道林在京師聞澄與諸公游乃曰澄公其以季龍爲海鷗鳥也百姓因澄故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競出家真僞混淆多生愆過季龍下書料簡其著作郎王度奏曰佛方國之神非諸華所應祠奉漢代初傳其道惟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漢人皆不出家魏承漢制亦循前軌今可斷趙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禮拜以遵典禮其百辟卿士逮衆隸例皆禁之其有犯者與淫祠同罪其趙人爲沙門者還服百姓朝士多同度所奏季龍以澄故下書曰朕出自邊戎忝君諸夏至於饗祀應從本俗佛是戎神所應兼奉其夷趙百姓有樂事佛者特聽之澄時止鄴城寺中弟子徧於郡國常遣弟

子法常比至襄國弟子法佐從襄國還相遇於梁基城  
下對車夜談言及和尚比旦各去佐始入澄逆笑曰昨  
夜爾與法常交車共說汝師邪佐愕然愧讖於是國人  
每相語莫起惡心和尚知汝及澄之所在無敢向其方  
面涕唾者季龍太子邃有二子在襄國澄語邃曰小阿  
彌比當得疾可往看之邃卽馳信往視則果已得病太  
醫殷騰及外國道士自言能療之澄告弟子法牙曰正  
使聖人復出不愈此疾況此等乎後三日果死邃將圖  
爲逆謂內豎曰和尚神通倘發吾謀明日來者當先除  
之澄月望將入覲季龍謂弟子僧慧曰昨夜天神呼我  
曰明日若入還勿過人我倘有所過汝當止我澄常入  
必過邃邃知澄入要候甚苦澄將上南臺僧慧引衣澄  
曰事不得止坐未安便起邃固留不住所謀遂差還寺  
歎曰太子作亂其形將成欲言難言欲忍難忍乃因事  
從容箴季龍季龍終不能解俄而事發方悟澄言後郭  
黑略將兵征長安北山羌墮羌伏中時澄在堂上坐慘  
然改容曰郭公今有厄乃唱云衆僧祝願澄又自祝願  
須臾更曰若東南出者活餘向者則困復更祝願有頃  
曰脫矣後月餘黑略還自說墜羌圍中東南走馬之正  
遇帳下人推馬與之曰公乘此馬小人乘公馬濟與不



濟命也略得其馬故獲免推檢時日正是澄祝願時也  
時天旱季龍遣其太子詣臨漳西滏口祈雨久而不降  
乃令澄自行卽有白龍二頭降於祠所其日大雨方數  
千里澄嘗遣弟子向西城市香旣行澄告餘弟子曰掌  
中見買香弟子在某處被劫垂死因燒香祝願遙救護  
之弟子後還云某月某日某處爲賊所劫垂當見殺忽  
聞香氣賊無故自驚曰救兵已至棄之而走黃河中舊  
不生鼃時有得者以獻季龍澄見而歎之曰桓溫入河  
其不义乎溫字元子後果如其言也季龍嘗晝寢夢見  
羣羊負魚從東北來寤以訪澄澄曰不祥也鮮卑其有  
中原乎後亦皆驗澄嘗與季龍并中臺澄忽驚曰變變  
幽州當火災仍取酒巵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季龍遣  
驗幽州云爾日火從四門起西南有黑雲來驟雨滅之  
雨亦頗有酒氣石宣將殺石韜宣先到寺與澄同坐浮  
屠一鈴獨鳴澄謂曰解鈴音乎云胡子洛度宣變色曰  
是何言歟澄謬曰老胡爲道不能山居無言重茵美服  
豈非洛度乎石韜後至澄熟視良久韜懼而問澄澄曰  
怪公血臭故相視耳季龍夢龍飛西南自天而落旦而  
問澄澄曰禍將作矣宣父子慈和深以慎之季龍引澄  
入東閣與其后杜氏問訊之澄曰脇下有賊不出十日

自浮圖以西此殿以東當有血流慎勿東也杜后曰和  
尚耄邪何處有賊澄卽易語云六情所受皆悉是賊老  
自應耄但使少者不昏卽好耳遂便寓言不復彰的後  
二日宣果遣人害韜於佛寺中欲因季龍臨喪殺之季  
龍以澄先誠故獲免及宣被收澄諫季龍曰皆陛下之  
子也何爲重禍邪陛下若含恕加慈者尚有六十餘歲  
如必誅之宣當爲彗星下埽鄴宮季龍不從後月餘有  
一妖馬髦尾皆有燒狀入中陽門出顯陽門東首東宮  
皆不得入走向東北俄爾不見澄聞而歎曰災其及矣  
季龍大享羣臣於太武前殿澄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  
林將壞人衣季龍令發殿石下視之有棘生焉冉閔小  
字棘奴季龍造太武殿初成圖畫自古賢聖忠臣孝子  
烈士貞女皆變爲胡狀旬餘頭悉縮入肩中惟冠髻髻  
鬚微出季龍大惡之祕而不言也澄對之流涕乃自啓  
塋墓於鄴西紫陌還寺獨語曰得三年乎自答不得又  
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答不得遂無復言謂弟  
子法祚曰戊寅歲禍亂漸萌巳酉石氏當滅吾及其未  
亂先從化矣卒於鄴宮寺後有沙門從雍州來稱見澄  
西入關季龍掘而視之惟有一石而無尸季龍惡之曰  
石者朕也葬我而去吾將死矣因而遇疾明年季龍死

遂大亂

麻襦

麻襦者不知何許人也莫得其姓名石季龍時在魏縣市中乞丐恒著麻襦布裳故時人謂之麻襦言語卓越狀如狂者乞得米穀不食輒散置大路云飴天馬趙興太守籍狀收送詣季龍先是佛圖澄謂季龍曰國東二百里某月日當送一非常人勿殺之也如期果至季龍與共語了無異言惟道陛下當終一柱殿下季龍不解送以詣澄麻襦謂澄曰昔在光和中會奄至今日西戎受玄命絕曆終有期金雖消于壤邊荒不能遠驅除靈期迹莫已已之懿裔苗葉繁其來方積休期於何期未以歎之澄曰天迴運極不將不支九木水為難無可以術寧玄哲雖存世莫能基必莫能基必頽又游閻浮利擾擾多此患行登凌雲宇會於虛游間其所言人莫能曉季龍遣驛馬送還本縣既出城請步云我當有所過君至合口橋見待使人如言而馳至橋麻襦已先至後慕容儁投季龍尸於漳水倚橋柱不流時人以為一柱殿下即謂此也及元帝嗣位江左亦以為天馬之應云

單道開

單道開敦煌人也常衣麤褐或贈以繪服皆不著不畏

寒暑晝夜不臥恒服細石子一吞數枚日一服或多或少好山居而山樹諸神見異形試之初無懼色石季龍時從西平來一日行七百里其一沙彌年十四行亦及之至秦州表送到鄴季龍令佛圖澄與語不能屈也初止鄴城西沙門法綝祠中後徙臨漳昭德寺於房內造重閣高八九尺於上編管爲禪室常坐其中季龍資給甚厚道開皆以施人人或來諮問者道開都不答日服鎮守藥數丸大如梧子藥有松蜜薑桂茯苓之氣時復飲茶蘇一二升而已自云能療目疾就療者頗驗視其行動狀若有神佛圖澄曰此道士觀國興衰若去者當有大亂及季龍末道開南渡許昌尋而鄴中大亂升平三年至京師後至南海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年百餘歲卒于山舍勅弟子以尸置石穴中弟子乃移入石室陳郡袁宏爲南海太守與弟穎叔及沙門支法防共登羅浮山至石室口見道開形骸如生香火瓦器猶存宏曰法師業行殊羣正當如蟬蛻耳乃爲之贊云

黃泓

黃泓字始長魏郡斥丘人也父沈善天文祕術泓從父受業精妙踰深兼博覽經史尤明禮易性忠勤非禮不動未嘉之亂與渤海高瞻避地幽州說瞻曰王浚昏暴

終必無成宜思去就以圖久安慕容魔法政脩明虛懷  
引納且讖言真人出東北儻或是乎宜相與歸之同建  
事業瞻不從泓乃率宗族歸麴嵬待以客禮引爲參軍  
軍國之務動輒訪之泓止說成敗事皆如言嵬常曰黃  
叅軍孤之仲翔也及皝嗣位遷左常侍領史官甚重之  
石季龍攻皝皝將走遼東泓曰賊有敗氣無可憂也不  
過二日必當奔潰宜嚴勒士馬爲追擊之備皝曰今寇  
盛如此卿言必走孤未敢信泓曰殿下言盛者人事耳  
臣言必走者天時也胡足爲疑及期季龍果退皝益奇  
之及慕容儁卽王位遷從事中郎儁聞冉閔亂將圖中  
原訪之於泓泓勸行儁從之及僭號署爲進謀將軍太  
史令關內侯尋加奉車都尉西海太守領太史令開陽  
亭侯又封平舒縣五等伯常從左右諮決大事靈臺令  
許敦害其寵諂事慕容評設異議以毀之乃以泓爲太  
史靈臺諸署統加給事中泓待敦彌厚不以毀已易心  
慕容暉敗以老歸家歎曰燕必中興其在吳人恨吾年  
過不見耳年九十七卒卒後三年僞吳王慕容垂興焉

索統

索統字叔徹敦煌人也少游京師受業太學博綜經籍  
遂爲通儒明陰陽天文善術數占候司徒辟除郎中知

中國將亂避世而歸鄉人從統占問吉凶門中如市統  
曰攻乎異端戒在害已無為多事多事多患遂詭言虛  
說無驗乃止惟以占夢為無悔吝乃不逆問者孝廉令  
狐策夢立冰上與冰下人語統曰冰上為陽冰下為陰  
陰陽事也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婚姻事也君在冰上與  
冰下人語為陽語陰媒介事也君當為人作媒冰泮而  
婚成策曰老夫耄矣不為媒也會太守田豹因策為子  
求鄉人張公徵女仲春而成婚焉部主簿張宅夢走馬  
上山還繞舍三周但見松柏不知門處統曰馬屬離離  
為火火禍也人上山為凶字但見松柏墓門象也不知  
門處為無門也三周三基也後三年必有大禍宅果以  
謀反伏誅索充初夢天上有二棺落充前統曰棺者職  
也當有京師貴人舉君二官者頻再遷俄而司徒王戎  
書屬太守使舉充太守先署充功曹而舉孝廉充後夢  
見一虜脫上衣來詣充統曰虜去上中下半男字夷狄  
陰類君婦當生男終如其言宋楠夢內中有一人著赤  
衣摘手把兩杖極打之統曰內中有人肉字也肉色赤  
也兩杖箸象也極打之飽肉食也俄而亦驗焉黃平問  
統曰我昨夜夢舍中馬舞數十人向馬拍手此何祥也  
統曰馬者火也舞為火起向馬拍手救火人也平未歸

而火作索綬夢東有一角書詣綬大角朽敗小角有題  
韋囊角佩一在前一在後統曰大角朽敗腐棺木小角  
有題題所詣一在前前凶也一在後後背也當有凶背  
之問時綬父在東居三日而凶問至郡功曹張邈嘗奉  
使詣州夜夢狼啖一脚統曰脚肉被啖爲却字會東虜  
反遂不行凡所占莫不驗太守陰澹從求占書統曰昔  
入太學因一父老爲主人其人無所不知又匿姓名有  
似隱者統因從父老問占夢之術審測而說實無書也  
澹命爲西閣祭酒統辭曰少無山林之操游學京師交  
結時賢希申鄙藝會中國不靖欲養志終年老亦至矣  
不求聞達又少不習勤老無吏幹濛汜之年弗敢聞命  
潛以束帛禮之月致羊酒年七十五卒于家

### 孟欽

孟欽洛陽人也左慈劉根之術百姓惑而赴之苻堅召  
詣長安惡其惑衆命苻融誅之俄而欽至融留之遂大  
譙郡寮酒酣目左右收欽欽化爲旋風飛出第外頃之  
有告在城東者融遣騎追之垂及忽然已遠或有兵衆  
距戰或前谿澗騎不得過遂不知所在堅末復見於青  
州苻朗尋之入于海島

### 王嘉

王嘉字子年隴西安陽人也輕舉止醜形貌外若不足而聰睿內明滑稽好語笑不食五穀不衣美麗清虛服氣不與世人交游隱于東陽谷鑿崖穴居弟子受業者數百人亦皆穴處石季龍之末棄其徒衆至長安潛隱于終南山結菴廬而止門人聞而復隨之乃遷于倒獸山苻堅累徵不起公侯已下咸躬往參詣好尚之士無不師宗之問其當世事者皆隨問而對好爲譬喻狀如戲調言未然之事辭如識記當時尠能曉之事過皆驗堅將南征遣使者問之嘉曰金剛火彊乃乘使者馬正衣冠徐徐東行數百步而策馬馳反脫衣服棄冠履而歸下馬踞牀一無所言使者還告堅不悟復遣問之曰吾世祚云何嘉曰未央感以爲吉明年癸未敗于淮南所謂末年而有殃也人候之者至心則見之不至心則隱形不見衣服在架履杖猶存或欲取其衣者終不及企而取之衣架踰高而屋亦不大履杖諸物亦如之姚萇之入長安禮嘉如苻堅故事逼以自隨每事諮之萇旣與苻登相持問嘉曰吾得殺苻登定天下不嘉曰略得之萇怒曰得當云得何略之有遂斬之先此釋道安謂嘉曰世故方殷可以行矣嘉荅曰卿其先行吾負債未果去俄而道安亡至是而嘉戮死所謂負債者也苻



登聞嘉死設壇哭之贈太師諡曰文及長死長子與字  
子略方殺登略得之謂也嘉之死日人有隴上見之其  
所造牽三歌讖事過皆驗累世猶傳之又著拾遺錄十  
卷其記事多詭怪今行於世

僧涉

僧涉者西域人也不知何姓少爲沙門苻堅時入長安  
虛靜服氣不食五穀日能行五百里言未然之事驗若  
指掌能以祕祝下神龍每旱堅常使之呪龍請雨俄而  
龍下鉢中天輒大雨堅及羣臣親就鉢觀之卒于長安  
後大旱移時苻堅歎曰涉公在此豈憂此乎

郭磨

郭磨西平人也少明式易仕郡主簿張天錫末年苻氏  
每有西伐之問太守趙凝使磨筮之磨曰若郡內二月  
十五日失囚者東軍當至涼祚必終凝乃申約屬縣至  
十五日鮮卑折掘送馬於凝凝怒其非駿幽之內廐鮮  
卑懼而夜遁凝以告磨磨曰是也國家將亡不可復振  
苻堅末當陽門震刺史梁熙問磨曰其祥安在磨曰爲  
四夷之事也當有外國二王來朝主上一當及國一死  
此城歲餘而鄯善又前部王朝于苻堅西歸鄯善王死  
於姑臧呂光之王河西也西海太守王楨叛磨勸光襲

之光之左丞呂寶曰千里襲人自昔所難况王者之師  
天下所聞何可僥倖以邀成功磨不可從誤入大事磨  
曰若其不捷磨自伏鈇鉞之誅如其剋也左丞為無謀  
矣光從而剋之光比之京管常叅幃密謀光將伐乞  
伏乾歸磨諫曰今太白未出不宜行師往必無功終當  
覆敗太史令賈曜以為必有秦隴之地及剋金城光使  
曜詰磨磨密謂光曰昨有流星東墜當有伏尸死將雖  
得此城憂在不守正月上旬河水將解若不早渡恐有  
大變後二日而敗問至光引軍渡河訖米泔時入服其  
神驗光以磨為散騎常侍太常磨後以光年老知其將  
敗遂與光僕射王祥起兵作亂百姓聞磨起兵咸以聖  
人起事事無不成故相率從之如不及磨以為代呂者  
王乃推王乞基為主後呂隆降姚興興以王尚為涼州  
刺史終如磨言磨之與光相持也逃人稱呂統病死磨  
曰未也光統之命盡在一時後統死三日而光死磨嘗  
曰涼州謙光殿後當有索頭鮮卑居之終於禿髮儁檀  
沮渠蒙遜迭據姑臧磨性褊酷不為士庶所附戰敗奔  
乞伏乾歸乾歸敗入姚興磨以滅姚者晉遂將妻子南  
奔為追兵所殺也

鳩摩羅什

鳩摩羅什天竺人也世爲國相父鳩摩羅炎聰懿有大節將嗣相位乃辭避出家東度葱嶺龜茲王聞其名郊迎之請爲國師王有妹年二十才悟明敏諸國交聘並不許及見炎心欲當之王乃逼以妻焉旣而羅什在胎其母夢解倍常及年七歲母遂與俱出家羅什從師受經日誦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萬二千言義亦自通年十二其母攜到沙勒國王甚重之遂停沙勒一年博覽五明諸論及陰陽星算莫不必盡妙達吉凶言若符契爲性率達不拘小檢脩行者頗共疑之然羅什自得於心未嘗介意專以大乘爲化諸學者皆共師焉年二十龜茲王迎之還國廣說諸經四遠學徒莫之能抗有頃羅什母辭龜茲王往天竺留羅什住謂之曰方等深教不可思議傳之東土惟爾之力但於汝無利其可何如什曰必使大化流傳雖苦而無恨母至天竺道成進登第三果西域諸國咸伏羅什神雋每至講說諸公皆長跪坐側令羅什踐而登焉苻堅聞之密有迎羅什之意會太史奏云有星見外國分野當有大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將非此邪乃遣驍騎將軍呂光等率兵七萬西伐龜茲謂光曰若獲羅什卽馳驛送之光軍未至羅什謂龜茲王白純曰國運衰矣當有勛

敵從日下來宜恭承之勿抗其鋒純不從出兵距戰光  
遂破之乃獲羅什光見其年齒尚少以凡人戲之強妻  
以龜茲王女羅什距而不受辭甚苦至光曰道士之操  
不踰先父何所固辭乃飲以醇酒同閉密室羅什被逼  
遂妻之光還中路置軍於山下將士已休羅什曰在此  
必狼狽宜徙軍隴上光不納至夜果大雨洪潦暴起水  
深數丈死者數千人光密異之光欲留王西國羅什謂  
光曰此凶亡之地不宜淹留中路自有福地可居光還  
至涼州聞苻堅已爲姚萇所害於是竊號河石屬姑臧  
大風羅什曰不祥之風當有奸叛然不勞自定也俄而  
有叛者尋皆殄滅沮渠蒙遜先推建康太守段業爲主  
光遣其子纂率衆討之時論謂業等烏合纂有威聲勢  
必全剋光以訪羅什答曰此行未見其利旣而纂敗於  
合黎俄又郭磨起兵纂棄大軍輕還復爲磨所敗僅以  
身免中書監張資病光博營救療有外國道人羅義云  
能差資病光喜給賜甚重羅什知義誑詐告資曰義不  
能爲益徒煩費耳冥運雖隱可以事試也乃以五色絲  
作繩結之燒爲灰末投水中灰若出水還成繩者病不  
可愈須臾灰聚浮出復爲繩義療果無效少日資亡頃  
之光死纂立有猪生子一身三頭龍出東箱井中於殿

前蟠臥比旦失之纂以爲美瑞號其殿爲龍翔殿俄而有黑龍升於當陽九宮門纂改九宮門爲龍興門羅什曰此日潛龍出游豕妖表異龍者陰類出入有時而今屢見則爲災眚必有下人謀上之變宜剋已脩德以答天戒纂不納後果爲呂超所殺羅什之在涼州積年呂光父子旣不弘道故蘊其深解無所宣化姚興遣姚碩德西伐破呂隆乃迎羅什待以國師之禮仍使入西明閣及逍遙園譯出衆經羅什多所暗誦無不究其義旨旣覽舊經多有紕繆於是興使沙門僧叡僧肇等八百餘人傳受其旨更出經論凡三百餘卷沙門慧叡才識

高明常隨羅什傳寫羅什每爲慧叡論西方辭體商略同異云天竺國俗甚重文制其宮商體韻以入管弦爲善凡觀國王必有贊德經中偈頌皆其式也羅什雅好大乘志在敷演常歎曰吾若著筆作大乘阿毗曇非迦旃子比也今深識者旣寡將何所論惟爲姚興著實相論二卷興奉之若神嘗講經于草堂寺興及朝臣大德沙門千有餘人薰容觀聽羅什忽下高坐謂興曰有二小兒登吾肩愆郭須婦人興乃召宮女進之一交而生二子焉興嘗謂羅什曰大師聽明超悟天下莫二何可使法種少嗣遂以伎女十人逼令受之爾後不住僧坊

別立解舍諸生多效之什乃聚針盈鉢引諸僧謂之曰若能見效食此者可畜室耳因舉七進針與常食不別諸僧愧服乃止杯渡比丘在彭城聞羅什在長安乃歎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年相見杳然未期遲有遇於來生耳羅什未終少日覺四大不愈乃口出三番神呪令外國弟子誦之以自救未及致力轉覺危殆於是力疾與衆僧告別曰因法相遇殊未盡心方復後世惻愴可言死於長安姚興於逍遙園依外國法以火焚尸薪滅形碎惟舌不爛

曇曇

沙門曇曇者不知何許人也禿髮僂檀時從河南來持一錫杖令人跪曰此是波若眼奉之可以得道時人咸異之或遺以衣服受而投之於河後日以還其本主衣無所汚行步如風雲言人死生貴賤無毫釐之差人或藏其錫杖曇曇大哭數聲閉目須臾起而取之咸奇其神異莫能測也每謂僂檀曰若能安坐無爲則天下可定祚胤克昌如其窮兵好殺禍將及已僂檀不能從僂檀女病甚請救療曇曇曰人之生死自有定期聖人亦不能轉禍爲福曇曇安能延命邪正可知早晚耳僂檀固請之時後宮門閉曇曇曰急開後門及開門則生不

及則死僇擅命開之不及而死後兵亂不知所在也

臺產

臺產字國雋上洛人漢侍中崇之後也少專京氏易善圖讖祕緯天文洛書風角星算六日六分之學尤善望氣占候推步之術隱居商洛南山兼善經學汎情教授不交當世劉曜時災異特甚命公卿各舉博識直言之士一人其大司空劉均舉產曜親臨東堂遣中黃門策問之產極言其故曜覽而嘉之引見訪以政事產流涕獻欬具陳災變之禍政化之闕辭甚懇至曜改容禮之署爲博士祭酒諫議大夫領太史令至明年而其言皆

驗曜彌重之轉大中大夫歲終三遷歷位尚書光祿大夫太子少師位特進金章紫綬爵關中侯

史臣曰陳戴等諸子並該洽墳典研精數術究推步之幽微窮陰陽之祕奧雖前代京管何以加之郭曆知有晉之亡姚去姚以歸晉追兵奄及致斃中塗斯則遠見秋毫不能近知目睫澄什爰自遐裔來游諸夏什旣兆見星象澄乃驅役鬼神並通幽洞冥垂文闡教諒見珍於道藝非取貴於他山姚石奉之若神良有以也鮑吳王幸等或假靈道訣或受教神方遂能厭勝禳災隱文彰義雖獲譏於妖妄頗有益於世用者焉然而碩學通

人未宜枉轡

贊曰傳叙災祥書稱龜筮應如影響叶若符契怪力亂神詭時惑世崇尚弗已必致流弊

晉書卷九十五終

晉書卷九十六

列傳第六十六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烈女

夫三才分位室家之道克隆二族交歡貞烈之風斯著振高情而獨秀魯冊於是飛華挺峻節而孤標周篇於焉騰茂徽烈兼劭柔順無愆隔代相望諒非一緒然則虞興媯汭夏盛塗山有娥有嫫廣隆殷之業大姪太姒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晉書卷九十六

列傳

一



衍昌姬之化馬鄧恭儉漢朝推德宣昭懿淑魏代揚芬  
斯皆禮極中闡義殊月室者矣至若恭姜誓節孟母求  
仁華率傳而經齊樊授規而霸楚譏文伯於奉劔讓子  
發於分菽少君之從約禮孟光之符隱志既昭婦則且  
擅母儀子政緝之於前元凱編之於後具宣閨範有裨  
陰訓故上從泰始下迄恭安一操可稱一藝可紀咸加  
撰錄爲之傳云或位極后妃或事因夫子各隨本傳今  
所不錄在諸僞國暫阻王猷天下之善足以懲勸亦同  
搜次附于篇末

羊耽妻辛氏

羊耽妻辛氏字憲英隴西人魏侍中毗之女也聰朗有  
才鑒初魏文帝得立爲太子抱毗項謂之曰辛君知我  
喜不毗以告憲英憲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  
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喜何以  
能久魏其不昌乎弟敬爲大將軍曹爽叅軍宣帝將誅  
爽因其從魏帝出而閉城門爽司馬魯芝率府兵斬關  
赴爽呼敞同去敞懼問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  
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事有不可知  
然以吾度之太傅殆不得不爾明皇帝臨崩把太傅臂  
屬以後事此言猶在朝士之耳且曹爽與太傅俱受寄

託之任而獨專權勢於王室不忠於人道不直此舉不  
過以誅爽耳敞曰然則敞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  
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恤之爲人執鞭而棄  
其事不祥也且爲人任爲人死親昵之職也汝從衆而  
已敞遂出宣帝果誅爽事定後敞歎曰吾不謀於姊幾  
不獲於義其後鍾會爲鎮西將軍憲英謂耽從子祐曰  
鍾士季何故西出祐曰將爲滅蜀也憲英曰會在事縱  
恣非持乂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及會將行請其  
子琇爲參軍憲英憂曰他日吾爲國憂今日難至吾家  
矣琇固請於文帝帝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古之  
君子入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司在  
義思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  
其唯仁恕乎會至蜀果反琇竟以全歸祐嘗送錦被憲  
英嫌其華反而覆之其明鑒儉約如此泰始五年卒年  
七十九

杜有道妻嚴氏

杜有道妻嚴氏字憲京兆人也貞淑有識量年十三適  
于杜氏十八而嫠居子植女犇並孤藐憲雖少誓不改  
節撫育二子教以禮度植遂顯名於時犇亦有淑德傳  
玄求爲繼室憲便許之時玄與何晏鄧颺不穆晏等每

欲害之時人莫肯共婚及憲許玄內外以爲憂懼或曰何鄧執權必爲玄害亦由排山壓卵以湯沃雪耳奈何與之爲親憲曰爾知其一不知其他晏等驕侈必當自敗司馬太傅獸睡耳吾恐卵破雪銷行自有在遂與玄爲婚晏等尋亦爲宣帝所誅植後爲南安太守植從兄預爲秦州刺史被誣徵還憲與預書戒之曰諺云忍辱至三公卿今可謂辱矣能忍之公是卿坐預後果爲儀同三司玄前妻子咸年六歲嘗隨其繼母省憲謂咸曰汝千里駒也必當遠至以其妹之女妻之咸後亦有名於海內其知人之鑒如此年六十六卒

王渾妻鍾氏

王渾妻鍾氏字琰頻川人魏太傅繇曾孫也父徽黃門郎琰數歲能屬文及長聰慧弘雅博覽記籍美容止善嘯詠禮儀法度爲中表所則旣適渾生濟渾嘗共琰坐濟趨庭而過渾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琰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叅軍生子故不翅如此叅軍謂渾中弟淪也婦女亦有才淑爲求賢夫時有兵家子甚俊濟欲妻之白琰琰曰要令我見之濟令此兵與羣小雜處琰自幃中察之旣而謂濟曰緋衣者非汝所拔乎濟曰是琰曰此人才足拔萃然地寒壽促不足展其器用不可與

晉書卷九十六 列傳 四  
婚遂止其人數年果亡琰明鑒遠識皆此類也渾弟湛妻郝氏亦有德行琰雖貴門與郝雅相親重郝不以賤下琰琰不以貴陵郝時人稱鍾夫人之禮郝夫人之法云

### 鄭袁妻曹氏

鄭袁妻曹氏魯國薛人也袁先娶孫氏早亡娉之爲繼室事舅姑甚孝躬紡績之勤以充奉養至於叔妹羣娣之間盡其禮節咸得歡心及袁爲司空其子默等又顯朝列時人稱其榮貴曹氏深懼盛滿每默等升進輒憂之形於聲色然食無重味服浣濯之衣袁等所獲祿秩曹氏必班散親姻務令周給家無餘貲初孫氏瘞于黎陽及袁薨議者以久喪難舉欲不合葬曹氏曰孫氏元妃理當從葬不可使孤魂無所依邪於是備吉凶導從之儀以迎之具衣衾几筵親執鴈行之禮聞者莫不歎息以爲趙姬之下叔隗不足稱也太康元年卒年八十二

### 愍懷太子妃王氏

愍懷太子妃王氏太尉衍女也字惠風貞婉有志節太子旣廢居于金墉衍請絕婚惠風號哭而歸行路爲之流涕及劉曜陷洛陽以惠風賜其將喬屬屬將妻之惠

風拔劔距屬曰吾太尉公女皇太子妃義不爲逆胡所辱屬遂害之

鄭休妻石氏

鄭休妻石氏不知何許人也少有德操年十餘歲鄉邑稱之既歸鄭氏爲九族所重休前妻女既幼又休父布臨終有庶子沈生命棄之石氏曰柰何使舅之胤不存乎遂養沈及前妻女力不兼舉九年之中三不舉子

陶侃母湛氏

陶侃母湛氏豫章新淦人也初侃父丹嫗爲妾生侃而陶氏貧賤湛氏每紡績資給之使交結勝已侃少爲尋陽縣吏嘗監魚梁以一坩鮓遺母湛氏封鮓及書責侃曰爾爲吏以官物遺我非唯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矣鄱陽孝廉范逵寓宿於侃時大雪湛氏乃徹所臥新薦自剗給其馬又密截髮賣與鄰人供肴饌逵聞之歎息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侃竟以功名顯

賈渾妻宗氏

賈渾妻宗氏不知何許人也渾爲介休令被劉元海將喬晞攻破死之宗氏有姿色晞欲納之宗氏罵曰屠販奴豈有害人之夫而欲加無禮於爾安乎何不促殺我因仰天大哭晞遂害之時年二十餘

梁緯妻辛氏

梁緯妻辛氏隴西狄道人也緯爲散騎常侍西都陷沒爲劉曜所害辛氏有殊色曜將妻之辛氏據地大哭仰謂曜曰妾聞男以義烈女不再醮妾夫已死理無獨全且婦人再辱明公亦安用哉乞卽就死下事舅姑遂號哭不止曜曰貞婦也任之乃自縊而死曜以禮葬之

許延妻杜氏

許延妻杜氏不知何許人也延爲益州別駕爲李驥所害驥欲納杜氏爲妻杜氏號哭守夫尸罵驥曰汝輩逆賊無道死有先後寧當久活我杜家女豈爲賊妻也驥怒遂害之

虞潭母孫氏

虞潭母孫氏吳郡富春人孫權族孫女也初適潭父忠恭順貞和甚有婦德及忠亡遺孤藐爾孫氏雖少誓不改節躬自撫養劬勞備至性聰敏識鑒過人潭始自幼童便訓以忠義故得聲望允洽爲朝廷所稱永嘉末潭爲南康太守值杜弢構逆率衆討之孫氏勉潭以必死之義俱傾其資產以餽戰士潭遂克捷及蘇峻作亂潭時守吳興又假節征峻孫氏戒之曰吾聞忠臣出孝子之門汝當捨生取義勿以吾老爲累也仍盡發其家僮

令隨潭助戰質其所服環珮以爲軍資于時會稽內史  
王舒遣子允之爲督護孫氏又謂潭曰王府君遣兒征  
汝何爲獨不潭卽以子楚爲督護與允之合勢其憂國  
之誠如此拜武昌侯太夫人加金章紫綬潭立養堂於  
家王導以下皆就拜謁咸和末卒年九十五成帝遣使  
弔祭諡曰定夫人

周顛母李氏

周顛母李氏字絡秀汝南人也少時在室顛父浚爲安  
東將軍時嘗出獵遇雨過止絡秀之家會其父兄不在  
絡秀聞浚至與一婢於內宰豬羊具數十人之饌甚精  
辦而不聞人聲浚怪使覘之獨見一女子甚美浚因求  
爲妾其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殄悴何惜一女若連姻  
貴族將來庶有大益矣父兄許之遂生顛及嵩謨而顛  
等旣長絡秀謂之曰我屈節爲汝家作妾門戶計耳汝  
不與我家爲親親者吾亦何惜餘年顛等從命由此李  
氏遂得爲方雅之族中興時顛等並列顯位嘗冬至置  
酒絡秀舉觴賜三子曰吾本渡江託足無所不謂爾等  
並貴列吾目前吾復何憂嵩起曰恐不如尊旨伯仁志  
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  
性抗直亦不容於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阿

奴謨小字也後果如其言

張茂妻陸氏

張茂妻陸氏吳郡人也茂爲吳郡太守被沈充所害陸氏傾家產率茂部曲爲先登以討充充敗陸詣闕上書爲茂謝不剋之責詔曰茂夫妻忠誠舉門義烈宜追贈茂太僕

尹虞二女

尹虞二女長沙人也虞前任始興太守起兵討杜弢戰敗二女爲弢所獲並有國色弢將妻之女曰我父二千石終不能爲賊婦有死而已弢並害之

荀崧小女灌

荀崧小女灌幼有奇節崧爲襄城太守爲杜曾所圍力弱食盡欲求救於故吏平南將軍石覽計無從出灌時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賊追甚急灌督厲將士且戰且前得入魯陽山獲免自詣覽乞師又爲崧書與南中郎將周訪請援仍結爲兄弟訪卽遣子撫率三千人會石覽俱救崧賊聞兵至散走灌之力也

王凝之妻謝氏

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安西將軍弈之女也聰識有才辯叔父安嘗問毛詩何句最佳道韞稱吉甫作頌穆如



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安謂有雅人深致又嘗內  
集俄而雪驟下安曰何所似也安兄子朗曰散鹽空中  
差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悅初適凝之還  
甚不樂安曰王郎逸少子不惡汝何恨也答曰一門叔  
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復有封胡羯末不意天壤  
之中乃有王郎封謂謝歆胡謂謝朗羯謂謝玄末謂謝  
川皆其小字也又嘗譏玄學植不進曰爲塵務經心爲  
夫分有限邪凝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議詞理將屈道  
韞遣婢白獻之曰欲爲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鄣自蔽  
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及遭孫恩之難舉厝自若旣聞  
夫及諸子已爲賊所害乃命婢肩輿拙刃出門亂兵稍  
至手殺數人乃被虜其外孫劉濤時年數歲賊又欲害  
之道韞曰事在王門何關他族必其如此寧先見殺恩  
雖毒虐爲之改容乃不害濤自爾廢居會稽家中莫不  
嚴肅太守劉柳聞其名請與談議道韞素知柳名亦不  
自阻乃簪髻素褥坐於帳中柳束脩整帶造于別榻道  
韞風韻高邁叙致清雅先及家事慷慨流漣徐酬問旨  
詞理無滯柳退而歎曰實頃所未見瞻察言氣使人心  
形俱服道韞亦云親從周亡始遇此士聽其所問殊開  
人曾府初同郡張玄妹亦有才質適於顧氏玄每稱之

以敵道韞有濟尼者游於二家或問之濟尼答曰玉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闈房之秀道韞所著詩賦誄頌並傳於世

劉臻妻陳氏

劉臻妻陳氏者亦聰辯能屬文嘗正旦獻椒花頌其詩曰旋穹周迴三朝肇建青陽散輝澄景載煥標美靈葩爰採爰獻聖容映之永壽於萬又撰元日及冬至進見之儀行於世

皮京妻龍氏

皮京妻龍氏字憐西道縣人也年十三適京未逾年而京卒京二弟亦相次而隕既無胤嗣又無基功之親憐貨其嫁時資裝躬自紡績數年間三喪俱舉葬斂畢每時享祭無闕州里聞其賢要有娉者憐誓不改醮守節窮居五十餘載而卒

孟昶妻周氏

孟昶妻周氏昶弟頡妻又其從妹也二家並豐財產初桓玄常推重昶而劉邁毀之昶知深自惋失及劉裕將建義與昶定謀昶欲盡散財物以供軍糧其妻非常婦人可語以大事乃謂之曰劉邁毀我於桓公便是一生淪陷決當作賊卿幸可早爾離絕脫得富貴相迎不晚

也周氏曰君父母在堂欲建一非常之謀豈婦人所諫事  
之不成當於奚官中奉養夫一家義無題志也昶愴然又  
之而起周氏追起坐云觀君舉厝非謀及婦人者不過  
欲得財物耳時其所生女在抱推而示之曰此而可賣  
亦當不惜况資財乎遂傾資產以給之而託以他用及  
事之將舉周氏謂頴妻云一昨夢殊不好門內宜浣濯  
沐浴以除之且不宜赤色我當悉取作七日藏厭頴妻  
信之所有絳色者悉斂以付焉乃置帳中潛自剔綿以  
絳與昶遂得數十人被服赫然悉孟氏所出而家人不  
之知也

何無忌母劉氏

何無忌母劉氏征虜將軍廷之女也少有志節弟牢之  
爲桓玄所害劉氏每銜之常思報復及無忌與劉裕謀  
而劉氏察其舉厝有異喜而不言會無忌夜於屏風裏  
制檄文劉氏潛以器覆燭徐登梯於屏風上窺之既知  
泣而撫之曰我不如東海呂母明矣旣孤其誠常恐壽  
促汝能如此吾讎恥雪矣因問其同謀知事在裕彌喜  
乃說桓玄必敗義師必成之理以勸勉之後果如其言

劉聰妻劉氏

劉聰妻劉氏名娥字麗華爲太保殷女也幼而聰慧晝

營女工夜誦書籍傳母恒止之娥敦習彌厲每與諸兄  
論經義理趣超遠諸兄深以歎伏性孝友善風儀進止  
聰既僭位召爲右貴嬪甚寵之俄拜爲后將起鷄儀殿  
以居之其廷尉陳元達切諫聰大怒將斬之娥時在後  
堂私勅左右停刑手疏啓曰伏聞將爲妾營殿今昭德  
足居鷄儀非急四海未一禍難猶繁動須人力資財尤  
宜慎之廷尉之言國家大政夫忠臣之諫豈爲身哉帝  
王距之亦非顧身也妾仰謂陛下上尋明君納諫之昌  
下忿闇主距諫之禍宜嘗廷尉以美爵酬廷尉以列土  
如何不惟不納而反欲誅之陛下此怒由妾而起廷尉  
之禍由妾而招人怨國疲咎歸於妾距諫害忠亦妾之  
由自古敗國喪家未始不由婦人者也妾每覽古事忿  
之忘食何意今日妾自爲之後人之觀妾亦猶妾之視  
前人也復何面目仰侍巾櫛請歸死此堂以塞陛下誤  
惑之過聰覽之色變謂其羣下曰朕比得風疾喜怒過  
常元達忠臣也朕甚愧之以娥表示元達曰外輔如公  
內輔如此后朕無憂矣及娥死僞諡武宣皇后其姊英  
字麗芳亦聰敏涉學而文詞機辯曉達政事過於娥初  
與娥同名拜左貴嬪尋卒僞追諡武德皇后

王廣女

王廣女者不知何許人也容質甚美慷慨有丈夫之節  
廣仕劉聰爲西楊州刺史蠻帥梅芳攻陷楊州而廣被  
殺王時年十五芳納之俄於闇室擊芳不中芳驚起曰  
何故反邪王罵曰蠻畜我欲誅反賊可謂反乎吾聞父  
仇不同天母仇不同地汝反逆無狀害人父母而復以  
無禮陵人吾所以不死者欲誅汝耳今死自吾分不待  
汝殺但恨不得梟汝首於通達以塞大恥辭氣猛厲言  
終乃自殺芳止之不可

陝婦人

陝婦人不知姓字年十九劉曜時棲居陝縣事叔姑甚  
謹其家欲嫁之此婦毀面自誓後叔姑病死其叔姑有  
女在夫家先從此婦乞假不得因而誣殺其母有司不  
能察而誅之時有羣鳥悲鳴尸上其聲甚哀盛夏暴尸  
十日不腐亦不爲虫獸所敗其境乃經歲不雨曜遣呼  
延謨爲太守旣知其寃乃斬此女設少牢以祭其墓諡  
曰孝烈貞婦其日大雨

靳康女

靳康女者不知何許人也美姿容有志操劉曜之誅靳  
氏將納靳女爲妻靳曰陛下旣滅其父母兄弟復何用  
妾爲妾聞逆人之誅也尚污宮伐樹而况其子女乎因

號泣請死曜哀之免康一子

韋逞母宋氏

韋逞母宋氏不知何郡人也家世以儒學稱宋氏幼喪母其父躬自養之及長授以周官音義謂之曰吾家世學周官傳業相繼此又周公所制經紀典誥百官品物備於此矣吾今無男可傳汝可受之勿令絕世屬天下喪亂宋氏諷誦不輟其後爲石季龍徙之于山東宋氏與夫在徙中推鹿車背負父所授書到冀州依膠東富人程安壽壽養護之逞時年少宋氏晝則樵採夜則教逞然紡績無廢壽每歎曰學家多士大夫得無是乎逞遂學成名立仕符堅爲太常堅嘗幸其太學問博士經典乃憫禮樂遺闕時博士盧壺對曰廢學旣久音傳零落比年綴撰正經粗集唯周官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世學家女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今年八十視聽無闕自非此母無可以傳授後生於是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受業號宋氏爲宣文君賜侍婢十人周官學復行於世時稱韋氏宋母焉

張天錫妾閻氏薛氏

張天錫妾閻氏薛氏並不知何許人也咸有寵於天錫

天錫寢疾謂之曰汝二人將何以報我吾死後豈可爲人妻乎皆曰尊若不諱妾請效死供灑掃地下誓無他志及其疾篤二姬皆自刎天錫疾瘳追悼之以夫人禮葬焉

### 苻堅妾張氏

苻堅妾張氏不知何許人明辯有才識堅將入寇江左羣臣切諫不從張氏進曰妾聞天地之生萬物聖王之馭天下莫不順其性而暢之故黃帝服牛乘馬因其性也禹鑿龍門決洪河因水之勢也后稷之播殖百穀因地之氣也湯武之滅夏商因人之欲也是以有因成無因敗今朝臣上下皆言不可陛下復何所因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猶若此况于人主乎妾聞人君有伐國之志者必上觀乾象下採衆祥天道崇遠非妾所知以人事言之未見其可諺言雞夜鳴者不利行師犬羣嗥者宮室必空兵動馬驚軍敗不歸秋冬以來每夜羣犬大嗥衆雞夜鳴伏聞廐馬驚逸武庫兵器有聲吉凶之理誠非微妾所論願陛下詳而思之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豫也遂興兵張氏請從堅果大敗於壽春張氏乃自殺

### 竇滔妻蘇氏

竇滔妻蘇氏始平人也名蕙字若蘭善屬文滔苻堅時  
為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為迴文旋圖詩  
以贈滔宛轉循環以讀之詞甚悽惋凡八百四十字文  
多不錄

### 苻登妻毛氏

苻登妻毛氏不知何許人壯勇善騎射登為姚萇所襲  
營壘既陷毛氏猶彎弓跨馬率壯士數百人與萇交戰  
殺傷甚眾眾寡不敵為萇所執萇欲納之毛氏罵曰吾  
天子后豈為賊羌所辱何不速殺我因仰天大哭曰姚  
萇無道前害天子今辱皇后皇天后土寧不鑒照萇怒  
殺之

### 慕容垂妻段氏

慕容垂妻段氏字元妃偽右光祿大夫儀之女也少而  
婉慧有志操常謂妹季妃曰我終不作凡人妻季妃亦  
曰妹亦不為庸夫婦鄰人聞而笑之垂之稱燕王納元  
妃為繼室遂有殊寵偽范陽王德亦聘季妃焉姊妹俱  
為垂德之妻卒如其志垂既僭位拜為皇后垂立其子  
寶為太子也元妃謂垂曰太子姿質雍容柔而不斷承  
平則為仁明之主處難則非濟世之雄陛下託之以大  
業妾未見克昌之美遼西高陽二王陛下兒之賢者宜



擇一以樹之趙王麟奸詐負氣常有輕太子之心陛下  
一旦不諱必有難作此陛下之家事宜深圖之垂不納  
實及麟聞之深以爲恨其後元妃又言之垂曰汝欲使  
我爲晉獻公乎元妃泣而退告季妃曰太子不令羣下  
所知而主上比吾爲驪戎之女何其苦哉主上百年之  
後太子必亡社稷范陽王有非常器度若燕祚未終其  
在王乎垂死實嗣僞位遣麟逼元妃曰后常謂主上不  
能嗣守大統今竟何如宜早自裁以全段氏元妃怒曰  
汝兄弟尚逼殺母安能保守社稷吾豈惜死念國滅不  
及耳遂自殺實議以元妃謀廢嫡統無母后之道不宜  
成喪羣下咸以爲然僞中書令哇遂大言於朝曰子無  
廢母之義漢之安思閻后親廢順帝猶配饗安皇先后  
言虛實尚未可知宜依閻后故事實從之其後麟果作  
亂實亦被殺德復僭稱尊號終如元妃之言

段豐妻慕容氏

段豐妻慕容氏德之女也有才慧善書史能鼓琴德既  
僭位署爲平原公主年十四適於豐豐爲人所譖被殺  
慕容氏寡歸將改適僞壽光公餘熾慕容氏謂侍婢曰  
我聞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段氏旣遭無辜已  
不能同死豈復有心於重行哉今主上不顧禮義嫁我

若不從則違嚴君之命矣於是剋日交禮慕容氏姿容  
婉麗服飾光華熾覩之甚喜經再宿慕容氏僞辭以疾  
熾亦不之逼三日還第沐浴置酒言笑自若至夕密書  
其裙帶云死後當埋我於段氏墓側若魂魄有知當歸  
彼矣遂於浴室自縊而死及葬男女觀者數萬人莫不  
歎息曰貞哉公主路經餘熾宅前熾聞挽歌之聲慟絕  
良久

呂纂妻楊氏

呂紹妻張氏

呂纂妻楊氏弘農人也美艷有義烈纂被呂超所殺楊  
氏與侍婢十數人殞纂于城西將出宮超慮齎珍物出  
外使人搜之楊氏厲聲責超曰爾兄弟不能和睦手刃  
相屠我旦夕死人何用金寶超慚而退又問楊氏玉璽  
所在楊氏怒曰盡毀之矣超將妻之謂其父桓曰后若  
自殺禍及卿宗桓以告楊氏楊氏曰大人本賣女與氏  
以圖富貴一之已甚其可再乎乃自殺時口紹妻張  
氏亦有操行年十四紹死便請為尼呂隆見而悅之欲  
穢其行張氏曰欽樂至道誓不受辱遂昇樓自投於地  
二脛俱折口誦佛經俄然而死

涼武昭王李玄盛后尹氏

涼武昭王李玄盛后尹氏天水冀人也幼好學清辯有

志節初適扶風馬元正元正卒爲玄盛繼室以再醮之  
故三年不言撫前妻子踰於已生玄盛之創業也謨謀  
經略多所毗贊故西州諺曰李尹王敦煌及玄盛薨于  
士業嗣位尊爲太后士業將攻沮渠蒙遜尹氏謂士業  
曰汝新造之國地狹人稀靖以守之猶懼其失云何輕  
舉窺冀非望蒙遜驍武善用兵汝非其敵吾觀其數年  
已來有并兼之志且天時人事似欲歸之今國雖小足  
以爲政知足不辱道家明誠也且先王臨薨遺令殷勤  
志令汝曹深慎兵戰俟時而動言猶在耳奈何忘之不  
如勉脩德政蓄力以觀之彼若淫暴人將歸汝汝苟德  
之不建事之無日矣汝此行也非唯師敗國亦將亡士  
業不從果爲蒙遜所滅尹氏至姑臧蒙遜引見勞之對  
曰李氏爲胡所滅知復何言或諫之曰母子命懸人手  
奈何倨傲且國敗子孫屠滅何獨無悲尹氏曰興滅死  
生理之大分何爲同凡人之事起兒女之悲吾一婦人  
不能死亡豈憚斧鉞之禍求爲臣妾乎若殺我者吾之  
願矣蒙遜嘉之不誅爲子茂虔娉其女爲妻及魏氏以  
武威公主妻茂虔尹氏及女遷居酒泉旣而女卒撫之  
不哭曰汝死晚矣沮渠無諱時鎮酒泉每謂尹氏曰后  
諸孫在伊吾后能去不尹氏未測其言荅曰子孫流漂

託身醜虜老年餘命當死於此不能作豎衣鬼也俄而  
潛奔伊吾無諱遣騎追及之尹氏謂使者曰沮渠酒泉  
許我歸北何故來追汝可斬吾首歸終不廻矣使者不  
敢逼而還年七十五卒于伊吾

史臣曰夫繁霜降節彰勁心於後凋橫流在辰表貞期  
於上德匪伊君子抑亦婦人焉自晉政陵夷罕樹風檢  
虧閑爽操相趨成俗荐之以劉石汨之以苻姚三月歌  
胡唯見爭新之飾一朝辭漢曾微戀舊之情馳驚風埃  
脫落名教頽縱忘反於茲為極至若惠風之數喬屬道  
韞之對孫恩荀女釋急於重圍張妻報怨於強寇僭登  
之后蹈死不廻偽篡之妃捐生匪吝宗辛抗情而致天  
王靳守節而就終斯皆冥踐義途匪因教至聳清漢之  
喬葉有裕徽音振幽谷之貞蕤無慙雅引比夫懸梁靡  
顧齒劔如歸異日齊風可以激揚千載矣  
贊曰從容陰禮婉婉柔則載循六行爰昭四德操潔風  
霜譽流邦國彤管貽訓清芬靡忒

卷九十六

晉書卷九十七

列傳第六十七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四夷

夫恢恢乾德萬類之所資始蕩蕩坤儀九區之所均載  
考羲軒於往統肇承天而理物訊炎昊於前辟爰制地  
而疏疆襲冠帶以辨諸華限夏荒以殊遐裔區分中外  
其來尚矣九夷八狄被青野而亘玄方七戎六蠻絲西

康熙二十五年

晉書卷九十七

列傳

六十七

宇而橫南極繁種落異君長遇有道則時遵聲教鍾無  
妄則爭肆虔劉趨扇風塵蓋其常性也詳求遐議歷選  
深謨莫不待以羈縻防其猾夏武帝受終衰魏廓境全  
吳威略既申招攜斯廣迷亂華之議矜來遠之名撫舊  
懷新歲時無怠凡四夷入貢者有二十三國既而惠皇  
失德中宗遷播凶徒分據天邑傾淪朝化所覃江外而  
已驟貢之禮於茲殆絕殊風異俗所未能詳故採其可  
知者爲之傳云北狄竊號中壤備于載記在其諸部種  
類今略書之

東夷

夫餘國  
肅慎氏

馬韓  
倭人

辰韓  
禰離等十國

夫餘國

夫餘國在玄菟北千餘里南接鮮卑北有弱水地方二  
千里戶八萬有城邑宮室地宜五穀其人強勇會同揖  
讓之儀有似中國其出使乃衣錦罽以金銀飾腰其法  
殺人者死沒入其家盜者一責十二男女淫婦人妬皆  
殺之若有軍事殺牛祭天以其蹄占吉凶蹄解者爲凶  
合者爲吉死者以生人殉葬有椁無棺其居喪男女皆  
衣純白婦人著布面衣去玉珮出善馬及貂狗美珠珠  
大如酸棗其國殷富自先世以來未嘗被破其玉印文  
稱穢王之印國中有古穢城本穢貊之城也武帝時頻

晉書卷九十七 列傳 二  
來朝貢至太康六年爲慕容廆所襲破其王依慮自殺  
子弟走保沃沮帝爲下詔曰夫餘王世守忠孝爲惡虜  
所滅甚愍念之若其遺類足以復國者當爲之方計使  
得存立有司奏護東夷校尉鮮于嬰不救夫餘失於機  
略詔免嬰以何龕代之明年夫餘後王依羅遣詣龕求  
率見人還復舊國仍請援龕上列遣督郵賈沉以兵送  
之廆又要之於路沉與戰大敗之廆衆退羅得復國爾  
後每爲廆掠其種人賣於中國帝愍之又發詔以官物  
贖還下司冀二州禁市夫餘之口

馬韓

韓種有三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辰韓在帶方  
南東西以海爲限馬韓居山海之間無城郭凡有小國  
五十六所大者萬戶小者數千家各有渠帥俗少綱紀  
無跪拜之禮居處作土室形如冢其戶向上舉家共在  
其中無長幼男女之別不知乘牛馬畜者但以送葬俗  
不重金銀錦罽而貴纓珠用以綴衣或飾髮垂耳其男  
子科頭露紒衣布袍履草躡性勇悍國中有所調役及  
起築城隍年少勇健者皆鑿其背皮貫以大繩以杖搖  
繩終日謹呼力作不以爲痛善用弓楯矛櫓雖有鬪爭  
攻戰而貴相屈服俗信鬼神常以五月耕種畢羣聚歌

舞以祭神至十月農事畢亦如之國邑各立一人主祭  
天神謂爲天君又置別邑名曰蘇塗立大木懸鈴鼓其  
蘇塗之義有似西域浮屠也而所行善惡有異武帝太  
康元年二年其主頻遣使人貢方物七年八年十年又  
頻至太熙元年詣東夷校尉何龕上獻咸寧三年復來  
明年又請內附

### 辰韓

辰韓在馬韓之東自言秦之亡人避役入韓韓割東界  
以居之立城柵言語有類秦人由是或謂之爲秦韓初  
有六國後稍分爲十二又有并辰亦十二國合四五萬  
戶各有渠帥皆屬於辰韓辰韓常用馬韓人作主雖世  
世相承而不得自立明其流移之人故爲馬韓所制也  
地宜五穀俗饒蠶桑善作縑布服牛乘馬其風俗可類  
馬韓兵器亦與之同初生子便以石押其頭使扁喜舞  
善彈琴瑟形似筑武帝太康元年其王遣使獻方物二  
年復來朝貢七年又來

### 肅慎氏

肅慎氏一名挹婁在不咸山北去夫餘可六十日行東  
濱大海西接寇漫汗國北極弱水其土界廣袤數千里  
居深山窮谷其路險阻車馬不通夏則巢居冬則穴處



父子世爲君長無文墨以言語爲約有馬不乘但以爲財產而已無牛羊多畜猪食其肉衣其皮績毛以爲布有樹名維常若中國有聖帝代立則其木生皮可衣無井竈作瓦甬受四五升以食坐則箕踞以足挾肉而啖之得凍肉坐其上令暖土無鹽鐵燒木作灰灌取汁而食之俗皆編髮以布作襜徑尺餘以蔽前後將嫁娶男以毛羽挿女頭女和則持歸然後致禮聘之婦貞而女淫貴壯而賤老死者其日卽葬之於野交木作小椁殺猪積其上以爲死者之糧性凶悍以無憂哀相尚父母死男子不哭泣哭者謂之不壯相盜竊無多少皆殺之故雖野處而不相犯有石弩皮骨之甲檀弓三尺五寸楛矢長尺有咫其國東北有山出石其利入鐵將取之必先祈神周武王時獻其楛矢石弩逮于周公輔成王復遣使入賀爾後千餘年雖秦漢之盛莫之致也及文帝作相魏景元末來貢楛矢石弩弓甲貂皮之屬魏帝詔歸于相府賜其王褥雞錦罽帛至武帝元康初復來貢獻元帝中興又詣江左貢其石弩至成帝時通貢於石季龍問之答曰每候牛馬向西南眠者三年矣是知有大國所在故來云

倭人

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國地多山林無良田食海物舊有百餘小國相接至魏時有三十國通好戶有七萬男子無大小悉黥面文身自謂太伯之後又言上古使詣中國皆自稱大夫昔夏少康之子封於會稽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今倭人好沉沒取魚亦文身以馱水禽計其道里當會稽東冶之東其男子衣以橫幅但結束相連略無縫綴婦人衣如單被穿其中夾以貫頭而皆被髮徒跣其地溫暖俗種禾稻紵麻而蠶桑織績土無牛馬有刀楯弓箭以鐵爲鏃有屋宇父母兄弟臥息異處食飲用俎豆嫁娶不持錢帛以衣迎之死有棺無槨封土爲冢初喪哭泣不食肉已葬舉家人水澡浴自繫以除不祥其舉大事輒灼骨以占吉凶不知正歲四節但計秋收之時以爲年紀人多壽百年或八九十國多婦女不淫不妬無爭訟犯輕罪者沒其妻孥重者族滅其家舊以男子爲主漢末倭人亂攻伐不定乃立女子爲王名曰卑彌呼宣帝之平公孫氏也其女王遣使至帶方朝見其後貢聘不絕及文帝作相又數至泰始初遣使重譯入貢

禪離等十國

禪離國在肅慎西北馬行可二百日領戶二萬養云國

去禪離馬行又五十日領戶二萬寇莫汗國去養雲國  
又百日行領戶五萬餘一羣國去莫汗又百五十日計  
去肅慎五萬餘里其風俗土壤並未詳秦始皇三年各遣  
小部獻其方物至太熙初復有牟奴國帥逸芝惟離模  
盧國帥沙支臣芝于離末利國帥加牟臣芝蒲都國帥  
因末繩余國帥馬路沙樓國帥彭加各遣正副使詣東  
夷校尉何龕歸化

西戎

吐谷渾 馬耆國 龜茲國  
大宛國 康居國 大秦國

吐谷渾

吐延 視連

葉延 視罷

辟奚 樹洛干

吐谷渾慕容廆之庶長兄也其父涉歸分部落一千七

百家以隸之及涉歸卒廆嗣位而二部馬鬪廆怒曰先  
公分建有別奈何不相遠離而令馬鬪吐谷渾曰馬爲  
畜耳鬪其常性何怒於人乖別甚異當去汝於萬里之  
外矣於是遂行廆悔之遣其長史史部樓馮及父時耆  
舊追還之吐谷渾曰先公稱卜筮之言當有二子克昌  
祚流後裔我卑庶也理無並大今因馬而別殆天所啓  
乎諸君試驅馬令東馬若還東我當相隨去矣樓馮遣  
從者二千騎擁馬東出數百步輒悲鳴西走如是者十  
餘輩樓馮跪而言曰此非人事也遂止鮮卑謂兄爲阿  
干廆追思之作阿干之歌歲暮窮思常歌之吐谷渾謂

其部落曰我兄弟俱當享國虜及曾玄纔百餘年耳我  
玄孫已後庶其昌乎於是乃西附陰山屬未嘉之亂始  
度隴而西其後子孫據有西零已西甘松之界極乎白  
蘭數千里然有城郭而不居隨逐水草廬帳爲屋以肉  
酪爲糧其官置長史司馬將軍頗識文字其男子通服  
長裙帽或戴罽毼婦人以金花爲首飾辮髮紫後綴以  
珠貝其婚姻富家厚出聘財竊文而去父卒妻其羣母  
兄亡妻其諸嫂喪服制葬訖而除國無常稅調用不給  
輒歛富室商人取足而止殺人及盜馬者罪至死他犯  
則徵物以贖地宜大麥而多蔓菁頗有菽粟出蜀馬蹏  
牛西北雜種謂之爲阿柴虜或號爲野虜焉吐谷渾年  
七十二卒有子六十人長曰吐延嗣

吐延身長七尺八寸雄姿魁傑羌虜憚之號曰項羽性  
倣儻不羣常慷慨謂其下曰大丈夫生不在中國當高  
光之世與韓彭吳鄧並驅中原定天下雌雄使名垂竹  
帛而潛窳窮山隔在殊俗不聞禮教於上京不得策名  
於天府生與麋鹿同羣死作氈裘之鬼雖偷觀日月獨  
不愧於心乎性酷忍而負其智不能恤下爲羌酋姜聰  
所刺劒猶在其身謂其將紇拔涅曰豎子刺吾吾之過  
也上負先公下愧士女所以控制諸羌者以吾故也吾

死之後善相葉延速保白蘭言終而卒在位十三年有子十二人長子葉延嗣

葉延年十歲其父爲羌酋姜聰所害每日縛草爲姜聰之象哭而射之中之則號泣不中則瞋目大呼其母謂曰姜聰諸將已屠鱸之矣汝何爲如此葉延泣曰誠知射草人不益於先讐以申罔極之志耳性至孝母病五日不食葉延亦不食長而沈毅好問天地造化帝王年曆司馬薄洛鄰曰臣等不學實未審三皇何父之子五帝誰母所生延曰自羲皇以來符命玄象昭言著見而卿等面牆何其鄙哉語曰夏蟲不知冬冰良不虛也又

曰禮云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爲氏吾始祖自昌黎光宅於此今以吐谷渾爲氏尊祖之義也在位二十三年卒年三十三有子四人長子辟奚嗣

辟奚性仁厚慈惠初聞符堅之盛遣使獻馬五十匹金銀五百斤堅大悅拜爲安遠將軍時辟奚三弟皆專恣長史鍾惡地恐爲國害謂司馬乞宿雲曰昔鄭莊公秦昭王以一弟之寵宗祀幾傾見今三孽並驕必爲社稷之患吾與公忝當元輔若獲保首領以沒于地先君有問其將何辭吾今誅之矣宿雲請白辟奚惡地曰吾王無斷不可以告於是因羣下入覲遂執三弟而誅之辟

奚自投于牀惡地等奔而扶之曰臣昨夢先王告臣云  
三弟將爲逆亂汝速除之臣謹奉先王之命矣辟奚素  
友愛因恍惚成疾謂世子視連曰吾禍滅同生何以見  
之於地下國事大小汝宜攝之吾餘年殘命寄食而已  
遂以憂卒在位二十五年時年四十二有子六人視連

嗣

視連旣立通聘於乞伏乾歸拜爲白蘭王視連幼廉慎  
有志性以父憂卒不知政事不飲酒遊田七年矣鍾惡  
地進曰夫人君者以德御世以威齊衆養以五味娛以  
聲色此四者聖帝明王之所先也而公皆略之昔昭公  
儉嗇而喪偃王仁義而亡然則仁義所以存身亦所以  
亡已經國者德禮也濟世者刑法也二者或差則綱維  
失緒明公奕葉重光恩結西夏雖仁孝發於天然猶宜  
憲章周孔不可獨追徐偃之仁使刑德委而不建視連  
泣曰先王追友于之痛悲憤升遐孤雖纂業戶存而已  
聲色遊娛豈所安也綱維刑禮付之將來臨終謂其子  
視羆曰我高祖吐谷渾公常言子孫必有興者未爲中  
國之西藩慶流百世吾已不及汝亦不見當在汝之子  
孫輩耳在位十五年而卒有二子長曰視羆少曰烏紇  
堤

視羸性英果有雄略嘗從容謂博士金城壽苞曰易云  
動靜有常剛柔斷矣先王以仁宰世不任威刑所以剛  
柔靡斷取輕鄰敵當仁不讓豈宜拱默者乎今將秣馬  
厲兵爭衡中國先生以爲何如苞曰大王之言高世之  
略秦隴英豪所願聞也於是虛襟撫納衆赴如歸乞伏  
乾歸遣使拜爲使持節都督能洄巴西諸軍事沙州牧  
白蘭王視羸不受謂使者曰自晉道不綱姦雄競逐劉  
石虐亂秦燕跋扈河南王處形勝之地宜當糾合義兵  
以懲不順奈何私相假署擬僭羣兇寡人承五祖之休  
烈控弦之士二萬方欲掃氣秦隴清彼沙涼然後飲馬  
涇渭戮閭鼎之豎以一丸泥封東關閉燕趙之路迎天  
子於西京以盡遐藩之節終不能如季孟子陽妄自尊  
大爲吾白河南王何不立勳帝室策名王府建當年之  
功流芳來葉邪乾歸大怒然憚其疆初猶結好後竟遣  
衆擊之視羸大敗退保白蘭在位十一年年三十三卒  
子樹洛干年少傳位於烏紇提烏紇提一名大孩性懦  
弱耽酒淫色不恤國事乞伏乾歸之人長安也烏紇提  
屢抄其境乾歸怒率騎討之烏紇提大敗亡失萬餘口  
保于南涼遂卒於胡國在位八年時年三十五視羸之  
子樹洛干立

樹洛干九歲而孤其母念氏聰惠有恣色烏紇堤妻之  
有寵遂專國事洛干十歲便自稱世子年十六嗣立率  
所部數千家奔歸莫何川自稱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大  
單于吐谷渾王化行所部衆庶樂業號爲戊寅可汗沙  
濊雜種莫不歸附乃宣言曰孤先祖避地於此暨孤七  
世思與羣賢共康休緒今士馬桓桓控弦數萬孤將振  
威梁益稱霸西戎觀兵三秦遠朝天子諸君以爲何如  
衆咸曰此盛德之事也願大王自勉乞伏乾歸甚忌之  
率騎二萬攻之於赤水樹洛干大敗遂降乾歸拜  
爲平狄將軍赤水都護又以其弟吐護眞爲捕虜將軍  
層城都尉其後屢爲乞伏熾磐所破又保白蘭慚憤發  
病而卒在位九年時年二十四熾磐聞其死喜曰此虜  
矯矯所謂有豕白蹄也有子四人世子拾虔嗣其後世  
嗣不絕

焉耆國

焉耆國西去洛陽八千二百里其地南至尉犁北與烏  
孫接方四百里四面有大山道險隘百人守之千人不  
過其俗丈夫翦髮婦人衣襦著大袴婚姻同華夏好貨  
利任姦詭王有侍衛數十人皆倨慢無尊卑之禮武帝  
太康中其王龍安遣子入侍安夫人猶胡之女姓身十



二月剖脇生子曰會立之爲世子會少而勇傑安病篤  
謂會曰我嘗爲龜茲王白山所辱不忘於心汝能雪之  
乃吾子也及會立襲滅白山遂據其國遣子熙歸本國  
爲王會有膽氣籌略遂霸西胡葱嶺以東莫不率服然  
恃勇輕率嘗出宿于外爲龜茲國人羅雲所殺其後張  
駿遣沙州刺史楊宣率衆疆理西域宣以部將張植爲  
前鋒所向風靡軍次其國熙距戰於賁崙城爲植所敗  
植進屯鐵門未至十餘里熙又率衆先要之於遮留谷  
植將至或曰漢祖畏於柏人岑彭死於彭亡今谷名遮  
留殆將有伏植單騎嘗之果有伏發植馳擊敗之進據  
尉犁熙率其羣下四萬人肉袒降于宣呂光討西域復  
降于光及光僭位熙又遣子入侍

龜茲國

龜茲國西去洛陽八千二百八十里俗有城郭其城三  
重中有佛塔廟千所人以田種畜牧爲業男女皆翦髮  
垂項王宮壯麗煥若神居武帝太康中其王遣子入侍  
惠懷未以中國亂遣使貢方物於張重華苻堅時堅遣  
其將呂光率衆七萬伐之其王白純距境不降光進軍  
討平之

大宛國

大宛西去洛陽萬三千三百五十里南至大月氏北接  
康居大小七十餘城土宜稻麥有蒲萄酒多善馬馬汗  
血其人皆深目多鬚其俗娶婦先以金同心指鑲爲聘  
又以三婢試之不男者絕婚姦淫有子皆卑其母與人  
馬乘不調墜死者馬主出斂具善市賈爭分銖之利得  
中國金銀輒爲器物不用爲幣也太康六年武帝遣使  
楊顥拜其王藍度爲大宛王藍度卒其子摩之立遣使  
貢汗血馬

### 康居國

康居國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與粟弋伊列鄰接其王  
居蘇薤城風俗及人貌衣服略同大宛地和暖饒桐柳  
蒲萄多牛羊出好馬泰始中其王那鼻遣使上封事并  
獻善馬

### 大秦國

大秦國一名犁鞬在西海之西其地東西南北各數千  
里有城邑其城周迴百餘里屋宇皆以珊瑚爲椽栴琉  
璃爲牆壁水精爲柱礎其王有五宮其宮相去各十里  
每旦於一宮聽事終而復始若國有災異輒更立賢人  
放其舊王被放者亦不敢怨有官曹簿領而文字習胡  
亦有白蓋小車旌旗之屬及郵驛制置一如中州其人

長大貌類中國人而胡服其土多出金玉寶物明珠犬  
貝有夜光璧駭雞犀及火浣布又能刺金縷繡及織錦  
縷罽以金銀爲錢銀錢十當金錢之一安息天竺人與  
之交市於海中其利百倍鄰國使到者輒廩以金錢途  
經大海海水鹹苦不可食商客往來皆齎三歲糧是以  
至者稀少漢時都護班超遣掾甘英使其國入海船人  
曰海中有思慕之物往者莫不悲懷若漢使不戀父母  
妻子者可入英不能渡武帝太康中其王遣使貢獻

南蠻

林邑

扶南

林邑

林邑國本漢時象林縣則馬援鑄柱之處也去南海三  
千里後漢末縣功曹姓區有子曰連殺令自立爲王子  
孫相承其後王無嗣外孫范熊代立熊死子逸立其俗  
皆開地戶以向日至於居止或東西無定人性凶悍果  
於戰鬪便山習水不閑平地四時喧暖無霜無雪人皆  
裸露徒跣以黑色爲美貴女賤男同姓爲婚婦先娉婿  
女嫁之時著迦盤衣橫幅合縫如井欄首戴寶花居喪  
翦鬢謂之孝燔尸中野以爲葬其王服天冠被纓絡每  
聽政子弟侍臣皆不得近之自孫權以來不朝中國至  
武帝太康中始來貢獻咸康二年范逸死奴文篡位

晉書卷九十七 列傳 十五  
文日南西卷縣夷帥范椎奴也嘗牧牛澗中獲二鯉魚  
化成鐵用以爲刀刀成乃對大石嶂而說之曰鯉魚變  
化冶成雙刀石嶂破者是有神靈進斫之石卽瓦解文  
知其神乃懷之隨商賈往來見上國制度至林邑遂教  
逸作宮室城邑及器械逸甚愛信之使爲將文乃譖逸  
諸子或徙或奔及逸死無嗣文遂自立爲王以逸妻妾  
悉置之高樓從已者納之不從者絕其食於是乃攻大  
岐界小岐界式僕徐狼屈都乾魯扶單等諸國并之有  
衆四五萬人遣使通表入貢於帝其書皆胡字至末和  
三年文率其衆攻陷日南害太守夏侯覽殺五六千人  
餘奔九真以覽尸祭天鏹平西卷縣城遂據日南告交  
州刺史朱蕃求以日南北鄙橫山爲界初徼外諸國嘗  
齎寶物自海路來貿貨賄而交州刺史日南太守多貪  
利侵侮十折二三至刺史姜壯時使韓戢領日南太守  
戢估較大半又伐船調枹聲云征伐由是諸國恚憤且  
林邑少田貪日南之地戢死絕繼以謝擢侵刻如初及  
覽至郡又耽荒于酒政教愈亂故被破滅旣而文還林  
邑是歲朱蕃使督護劉雄戍于日南文復攻陷之四年  
文又襲九真害士庶十八九明年征西督護滕駿率交  
廣之兵伐文於盧容爲文所敗退次九真其年文死于

佛嗣升平末廣州刺史滕含率衆伐之佛懼請降含與盟而還至孝武帝寧康中遣使貢獻至義熙中每歲又來寇日南九真九德等諸郡殺傷甚衆交州遂致虛弱而林邑亦用疲弊佛死子胡達立上疏貢金盤碗及金鉦等物

### 扶南國

扶南西去林邑三千餘里在海大灣中其境廣袤三千里有城邑宮室人皆醜黑拳髮裸身跣行性質直不爲寇盜以耕種爲務一歲種二歲穫又好雕文刻鏤食器多以銀爲之貢賦以金銀珠香亦有書記府庫文字有類於胡喪葬婚姻略同林邑其王本是女子字葉柳時有外國人混潰者先事神夢神賜之弓又教載舶入海混潰旦詣神祠得弓遂隨買人汎海至扶南外邑葉柳率衆禦之混潰舉弓葉柳懼遂降之於是混潰納以爲妻而據其國後胤衰微子孫不紹其將范尋復世王扶南矣武帝泰始初遣使貢獻太康中又頻來穆帝升平初復有竺旃檀稱王遣使貢獻象帝以殊方異獸恐爲人患詔還之

### 北狄

### 匈奴

匈奴之類總謂之北狄匈奴地南接燕趙北暨沙漠東連九夷西距六戎世世自相君臣不稟中國正朔夏曰薰鬻殷曰鬼方周曰獫狁漢曰匈奴其強弱盛衰風俗好尚區域所在皆列于前史前漢末匈奴大亂五單于爭立而呼韓邪單于失其國攜率部落入臣於漢漢嘉其意割并州北界以安之於是匈奴五千餘落入居朔方諸郡與漢人雜處呼韓邪感漢恩來朝漢因留之賜其邸舍猶因本號聽稱單于歲給縣絹錢穀有如列侯子孫傳襲歷代不絕其部落隨所居郡縣使宰牧之與編戶大同而不輸貢賦多歷年所戶口漸滋彌漫北朔轉難禁制後漢末天下騷動羣臣競言胡人猥多懼必爲寇宜先爲其防建安中魏武帝始分其衆爲五部部立其中貴者爲帥選漢人爲司馬以監督之魏末復改帥爲都尉其左部都尉所統可萬餘落居于太原故法氏縣右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祁縣南部都尉可三千餘落居蒲子縣北部都尉可四千餘落居新興縣中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太陵縣武帝踐阼後塞外匈奴大水塞泥黑難等二萬餘落歸化帝復納之使居河西故宜陽城下後復與晉人雜居由是平陽西河太原新興上黨樂平諸郡靡不有焉泰始七年單于猛叛屯孔邪

城武帝遣婁侯何楨持節討之楨素有志略以猛衆凶悍非少兵所制乃潛誘猛左部督李恪殺猛於是匈奴震服積年不敢復反其後稍凶忿恨殺害長史漸爲邊患侍御史西河郭欽上疏曰戎狄彊獷歷古爲患魏初人寡西北諸郡皆爲戎居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爲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於平陽已北諸縣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見士四萬家以充之裔不亂華漸徙平陽弘農魏郡京兆上黨雜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長策也帝不納至太康五年復有匈奴胡太阿厚率其部落二萬九千三百人歸化七年又有匈奴胡都大博及萎莎胡等各率種類大小凡十萬餘口詣雍州刺史扶風王駿降附明年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復率種落大小萬一千五百口牛二萬二千頭羊十萬五千口車驢什物不可勝紀來降并貢其方物帝並撫納之北狄以部落爲類其人居塞者有屠各種鮮支種寇頭種烏譚種赤勤種捍蛭種黑狼種赤沙種鬱鞞種萎莎種秃童種勃蔑種羌渠種賀賴種鍾鼓種大樓種雍屈種真樹種力羯種凡

十九種皆有部落不相雜錯屠各最豪貴故得爲單于  
統領諸種其國號有左賢王右賢王左奔蠡王右奔蠡  
王左於陸王右於陸王左漸尚王右漸尚王左朔方王  
右朔方王左獨鹿王右獨鹿王左顯祿王右顯祿王左  
安樂王右安樂王凡十六等皆用單于親子弟也其左  
賢王最貴唯太子得居之其四姓有呼延氏卜氏蘭氏  
喬氏而呼延氏最貴則有左日逐右日逐世爲輔相卜  
氏則有左沮渠右沮渠蘭氏則有左當戶右當戶喬氏  
則有左都侯右都侯又有車陽沮渠餘地諸雜號猶中  
國百官也其國人有綦母氏勒氏皆勇健好反叛武帝  
時有騎督綦母俛邪伐吳有功遷赤沙都尉惠帝元康  
中匈奴郝散攻上黨殺長史入守上郡明年散弟度元  
又率馮翊北地羌胡攻破二郡自此已後北狄漸盛中  
原亂矣

史臣曰夫肖形稟氣是稱萬物之靈繫土隨方迺有羣  
分之異蹈仁義者爲中寓肆凶獷者爲外夷譬諸草木  
區以別矣夷狄之徒名教所絕闕邊候隙自古爲患稽  
諸前史憑陵匪一軒皇北逐唐帝南征殷后東戡周王  
西狩皆所以禦其侵亂也嬴劉之際匈奴最彊元成之  
間呼韓委質漢嘉其節處之中壤歷年斯永種類逾繁



舛號殊名不可勝載爰及秦始匪革前迷廣關塞垣更  
招種落納萎莎之後附開育鞠之新降接帳連鞬充郊  
掩旬旣而沸脣成俗鳴鏑爲羣振鴟響而挺災恣狼心  
而逞暴何積縱策弗沮於姦萌郭欽馳疏無救於妖漸  
未環星紀坐傾都邑黎元塗地凶族滔天迹其所由抑  
武皇之失也吐谷渾分緒僞燕遠辭正嫡率東胡之餘  
衆奄西羌之舊宇網疎政暇地廣兵全廓萬里之基貽  
一匡之訓弗忘忠義良可嘉焉吐延風標宏偉見方於  
項籍始遵朝化遽夭於姜聰高節不羣亦殊藩之秀也  
葉延至孝寄新哀於射草辟奚深友邁古烈於分荆視  
連蒸蒸光奉先之義視羆矯矯蘊經時之略洛干童幼  
早擅英規未騁雄心先摧凶手奉順者必敗豈天亡晉  
乎且渾虜連枝生自邊極各謀孫而翼子咸革裔而希  
華虜胤姦凶假鳳圖而竊號渾嗣忠謹距龍涸而歸誠  
懷姦者數世而亡資忠者累葉彌劭積善餘慶斯言信  
矣

贊曰逃矣前王區別羣方叛由德弛朝因化昌武后升  
圖智昧遷胡遽淪家國多謝明謨谷渾英奮思矯頽運  
克昌其緒寔資忠訓

晉書卷九十七終

晉書卷九十八

列傳第六十八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王敦

王敦字處仲司徒導之從父兄也父基治書侍御史敦  
少有奇人之目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駙馬都尉除太  
子舍人時王愷石崇以豪侈相尚愷常置酒敦與導俱  
在坐有女伎吹笛小失聲韻愷便歐殺之一坐改容敦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晉書卷九十八

列傳

一

神色自若他日又造愷愷使美人行酒以客飲不盡輒殺之酒至敦導所敦故不肯持美人悲懼失色而敦傲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強盡觴導還歎曰處仲若當世心懷剛忍非令終也洗馬潘滔見敦而目之曰處仲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若不噬人亦當爲人所噬及太子遷許昌詔東宮官屬不得送敦及洗馬江統潘滔舍人杜蕤魯瑤等冒禁於路側望拜流涕時論稱之遷給事黃門侍郎趙王倫篡位敦叔父彥爲兗州刺史倫遣敦慰勞之會諸王起義兵彥被齊王罔檄懼倫兵強不敢應命敦勸彥起兵應諸王故彥遂立勳績惠帝反正敦遷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大鴻臚侍中出除廣武將軍青州刺史永嘉初徵爲中書監于時天下大亂敦悉以公主時侍婢百餘人配給將士金銀寶物散之於衆單車還洛東海王越自滎陽來朝敦謂所親曰今威權悉在大傅而選用表請尚書猶以舊制裁之大傅今至必有誅罰俄而越收中書令繆播等十餘人殺之越以敦爲揚州刺史潘滔說越曰今樹處仲於江外使其肆豪彊之心是見賊也越不從其後徵拜尚書不就元帝召爲安東軍諮祭酒會揚州刺史劉陶卒帝復以敦爲揚州刺史加廣武將軍尋進左將軍都督

征討諸軍事假節帝初鎮江東威名未著敦與從弟導  
等同心翼戴以隆中興時人爲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  
尋與甘卓等討江州刺史華軼斬之蜀賊杜弢作亂荆  
州刺史周顛退走敦遣武昌太守陶侃豫章太守周訪  
等討弢而敦進住豫章爲諸軍繼援及侃破弢敦上侃  
爲荊州刺史旣而侃爲弢將杜曾所敗敦以處分失所  
自貶爲廣武將軍帝不許侃之滅弢也敦以元帥進鎮  
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都督江楊荆湘交廣六州  
諸軍事江州刺史封漢安侯敦始自選置兼統州郡焉  
頃之杜弢將杜弘南走廣州求討桂林賊自效敦許之  
陶侃距弘不得進乃詣夷陵太守尹奉降奉送弘與敦  
敦以爲將遂見寵待南康人何欽所居嶮固聚黨數千  
人敦就加四品將軍於是專擅之迹漸彰矣建武初又  
遷征南大將軍開府如故中興建拜侍中大將軍江州  
牧遣部將朱軌趙誘伐杜曾爲曾所殺敦自貶免侍中  
并辭牧不拜尋加荊州牧敦上疏曰昔漢祖以神武革  
命開建帝業繼以文帝之賢纂承洪緒清虛玄默擬跡  
成康賈誼歎息以爲天下倒懸雖言有抑揚不失事體  
今聖朝肇建漸振宏綱往段匹磾遣使求效忠節尚未  
有勞便以方州與之今靳明等爲國雪恥欲除大逆此

之志望皆欲附翼天飛雖功大宜報亦宜有以裁之當  
杜漸防萌慎之在始中間不逞互生事變皆非忠義率  
以一朝之榮天下漸弊實由於此春秋之時天子微弱  
諸侯奢侈晉文思崇周室至有求隧之請襄王讓之以  
禮聞義而服自爾諸侯莫敢越度臣謂前者賊寇未殄  
苟以濟事朝廷諸所加授頗多爵位兼重今自臣以下  
宜皆除之且以塞羣小矜功之望夷狄無慝之求若復  
遷延顧望流俗使姦狡生心遂相怨謗指擿朝廷讒諛  
蜂起臣有以知陛下無以正之此安危之機天下之望  
臣門戶特受榮任備兼權重渥恩偏隆寵過公族行路  
斯賤猶謂不可臣獨何心可以安之臣一宗誤陛下傾  
覆亦將尋至雖復灰身剖心陛下追悔將何所及伏願  
諒臣至款及今際會小解散之並授賢雋少慰有識各  
得盡其所懷則人思競勸矣州牧之號所不敢當輒送  
所假侍中貂蟬又宜并官省職以塞羣小覬覦之望帝  
優詔不許又固辭州牧聽為刺史時劉隗用事頗疎間  
王氏導等甚不平之敦上疏曰導昔蒙殊寵委以事機  
虛已求賢竭誠奉國遂藉恩私居輔政之重帝王體遠  
事義不同雖皇極初建道教方闡惟新之美猶有所闕  
臣每慷慨於遐遠愧憤於門宗是以前後表疏何嘗不

寄言及此陛下未能少垂顧盼暢臣微懷云導項見疎  
外所陳如昨而其萌已著其爲咎責豈惟導身而已羣  
從所蒙並過才分導誠不能自量陛下亦愛忘其短常  
人近情恃恩昧進獨犯龍鱗迷不自了臣竊所自憂慮  
未詳所由惶愧跋踖情如灰土天下事大盡理實難導  
雖凡近未有穢濁之累既往之勳疇昔之顧情好綢繆  
足以厲薄俗明君臣合德義同古賢昔臣親受嘉命云  
吾與卿及茂弘當管鮑之交臣忝外任漸冉十載訓誘  
之誨日有所忘至於斯命銘之於心竊猶眷眷謂前恩  
不得一朝而盡伏惟陛下聖哲日新廣延俊乂臨之以  
政祿之以禮頃者令導內綜機密出錄尚書杖節京都  
并統六軍旣爲刺史兼居重號殊非人臣之體流俗好  
評必有譏謗宜省錄尚書杖節及都督且王佐之器當  
得宏遠遠識高正明斷道德優備者以臣闇識未見其  
才然於見人未踰於導加輔翼積年實盡心力霸王之  
主何嘗不任賢使能共相終始管仲有三歸反玷之譏  
子犯有臨河要君之責蕭何周勃得罪囹圄然終爲良  
佐以導之才何能無失當令任不過分役其所長以功  
補過要之將來導性慎密尤能忍事善於斟酌有文章  
才義動靜顧問起予聖懷外無過寵公私得所今皇祚

肇建八表承風聖恩不終則遐邇失望天下荒弊人心  
易動物聽一移將致疑惑臣非敢苟私親親惟欲忠於  
社稷表至導封以還敦敦復遣奏之初敦務自矯厲雅  
尚清談口不言財色既素有重名又立大功於江左專  
任闔外手控疆兵羣從貴顯威權莫貳遂欲專制朝廷  
有問鼎之心帝畏而惡之遂引劉隗刁協等以爲心膂  
敦益不能平於是嫌隙始構矣每酒後輒誅魏武帝樂  
府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  
意打唾壺爲節壺邊盡缺及湘州刺史甘卓遷梁州敦  
欲以從事中郎陳頴代卓帝不從更以譙王承鎮相州  
敦復上表陳古今忠臣見疑於君而蒼蠅之人交構其  
間欲以感動天子帝愈忌憚之俄加敦羽葆鼓吹增從  
事中郎掾屬舍人各二人帝以劉隗爲鎮北將軍戴若  
思爲征西將軍悉發揚州奴爲兵外以討胡實禦敦也  
末昌元年敦率衆內向以誅隗爲名上疏曰劉隗前在  
門下邪佞諂媚譖毀忠良疑惑聖聽遂居權寵撓亂天  
機威福自由有識杜口大起事役勞擾士庶外託舉義  
內自封植奢僭過制乃以黃散爲參軍晉魏已來未有  
此比傾盡帑藏以自資奉賦役不均百姓嗟怨免良人  
奴自爲惠澤自可使其大田以充倉廩今便割配皆充

隗軍臣前求迎諸將妻息聖恩聽許而隗絕之使三軍之士莫不怨憤又徐州流人辛苦經載家計始立隗悉驅逼以實已府當陛下踐阼之始投刺王官本以非常之慶使豫蒙榮分而更充征役復依舊名普取出客從來久遠經涉年載或死亡滅絕或自贖得免或見放遣或父兄時事身所不及有所不得輒罪本主百姓哀憤怨聲盈路身欲北渡以遠朝廷爲名而密知機要潛行險慝進人退士高下任心姦狡饕餮未有隗比雖無忌宰誣弘恭石顯未足爲喻是以遐邇憤慨羣后失望臣備位宰輔與國存亡誠乏平勃濟時之略然自忘駑駘志存社稷豈可坐視成敗以虧聖美事不獲已今輒進軍同討姦孽願陛下深垂省察速斬隗首則衆望厭服皇祚復隆隗首朝懸諸軍夕退昔太甲不能遵明湯典顛覆厥度幸納伊尹之勳殷道復昌漢武雄略亦惑江充讒佞邪說至乃父子相屠流血丹地終能剋悟不失大綱今日之事有逾於此願陛下深垂三思諮詢善道則四海乂安社稷永固矣又曰陛下昔鎮揚州虛心下士優賢任能寬以得衆故君子盡心小人畢力臣以闡蔽豫奉徽猷是以遐邇望風有識自竭王業遂隆惟新克建四海延頸咸望太平自從信隗已來刑罰不中街



談巷議皆云如吳之將亡聞之惶惑精魂飛散不覺胃臆摧破泣血橫流陛下當全祖宗之業存神器之重察臣前後所啓奈何棄忽忠言遂信姦佞誰不痛心願出臣表諮之朝臣介石之幾不俟終日令諸軍早還不至虛擾敦黨吳興人沈充起兵應敦敦至蕪湖又上表罪狀刁協帝大怒下詔曰王敦憑恃寵靈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親率六軍以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侯召戴若思劉隗並會京師敦兄舍時爲光祿勳叛奔于敦敦至石頭欲攻劉隗其將杜弘曰劉隗死士衆多未易可剋不如攻石頭周札少恩兵不爲用攻之必敗札敗則隗自走敦從之札果開城門納弘諸將與敦戰王師敗績旣入石頭擁兵不朝放肆兵士劫掠內外宮省奔散惟有侍中二人侍帝帝脫戎衣著朝服顧而言曰欲得我處但當早道我自還琅邪何至困百姓如此敦收周顛戴若思害之以敦爲丞相江州牧進爵武昌郡公邑萬戶使太常荀崧就拜又加羽葆鼓吹並僞讓不受還屯武昌多害忠良寵樹親戚以兄舍爲衛將軍都督沔南軍事領南蠻校尉荊州刺史以義陽太守任愔督河北諸軍事南中郎將敦又自督寧益二州及帝崩太寧元年敦諷朝廷徵

已明帝乃手詔徵之語在明帝紀又使兼太常應詹拜授加黃鉞班劔武賁二十人奏事不名入朝不趨劔履上殿敦移鎮姑孰帝使侍中阮孚齎牛酒犒勞敦稱疾不見使主簿受詔以王導爲司徒敦自爲揚州牧敦既得志暴慢愈甚四方貢獻多入已府將相獄牧悉出其門徙舍爲征東將軍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從弟舒爲荊州彬爲江州邃爲徐州舍宇處弘凶頑剛暴時所不齒以敦貴重故歷顯位敦以沈充錢鳳爲謀主諸葛瑤鄧嶽周撫李恒謝雍爲爪牙充等並凶險驕恣共相驅扇殺戮自己又大起營府侵人田宅發掘古墓剽掠市道士庶解體咸知其禍敗焉敦從弟豫章太守稜日夜切諫敦怒陰殺之敦無子養舍子應及敦病甚拜應爲武衛將軍以自副錢鳳謂敦曰脫其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敦曰非常之事豈常人所能且應年少安可當大事我死之後莫若解衆放兵歸身朝廷保全門戶此計之上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亦中計也及吾尚存悉衆而下萬一僥倖計之下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須敦死後作難敦又忌周札殺之而盡滅其族常從督冉曾公乘雄等爲元帝腹心敦又害之以宿衛尚多奏令三番休二及敦病篤

詔遣侍中陳晷散騎常侍虞駿問疾時帝將討敦微服  
至蕪湖察其營壘又屢遣大臣訊問其起居遷舍驃騎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舍子瑜散騎常侍敦以溫嶠爲  
丹陽尹欲使覘伺朝廷嶠至具言敦逆謀帝欲討之知  
其爲物情所畏服乃僞言敦死於是下詔曰先帝以聖  
德應運創業江東司徒導首居心膂以道翼讚故大將  
軍敦叅處股肱或內或外夾輔之勳與有力焉階緣際  
會遂據上宰杖節專征委以五州乃協劉隗立朝不允  
敦抗義致討情希鬻拳兵雖犯順猶嘉乃誠禮秩優崇  
人臣無貳事解之後劫掠城邑放恣兵人侵及宮省背  
違赦信誅戮大臣縱凶極逆不朝而退六合阻心人情  
同憤先帝含垢忍恥容而不責委任如舊禮秩有加朕  
以不天尋丁酷罰熒熒在疚哀悼靡寄而敦曾無臣子  
追遠之誠又無輔孤同獎之操繕甲聚兵盛夏來至輒  
以天官假授私屬將以威脅朝廷傾危宗社朕愍其狂  
戾冀其覺悟故且含隱以觀其終而敦矜其不義之強  
有侮弱朝廷之志棄親用羈背賢任惡錢鳳豎子專爲  
謀主逞其凶慝誣罔忠良周嵩亮直讜言致禍周札周  
遜累世忠義聽受讒構殘夷其宗秦人之酷刑不過王  
敦之誅戮傍濫無辜滅人之族莫知其罪天下駭心道

路以目神怒人怨篤疾所嬰昏荒悖逆日以滋甚輒立  
兄息以自承代多樹私黨莫能同惡未有宰相繼體而  
不由王命者也頑凶相獎無所顧忌擅錄冶工輒割運  
漕志騁凶醜以闕神器社稷之危匪夕則旦天不長奸  
敦以隕斃鳳承凶宄彌復煽逆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今遣司徒導鎮南將軍丹楊尹嶠建威將軍趙胤武旅  
三萬十道並進平西將軍邃率兗州刺史遐奮武將軍  
峻奮威將軍瞻精銳三萬水陸齊勢朕親御六軍左衛  
將軍亮右衛將軍胤護軍將軍詹領軍將軍瞻中軍將  
軍壺驍騎將軍艾驃騎將軍南頓王宗鎮軍將軍汝南  
王祐太宰西陽王羨被縛二十組甲二萬總統諸軍討  
鳳之罪罪止一人朕不濫刑有能殺鳳送首封五千戶  
侯賞布五千匹冠軍將軍鄧錡志氣平厚識經邪正前  
將軍周撫質性詳簡義誠素著功臣之冑情義兼常往  
年從敦情節不展畏逼首領不得相違論其乃心無貳  
王室朕嘉其誠方任之以事其餘文武諸爲敦所授用  
者一無所問刺史二千石不得輒離所職書到奉承自  
求多福無或猜嫌以取誅滅敦之將士從敦彌年怨曠  
日久或父母隕沒或妻子喪亡不得奔赴銜哀從役朕  
甚愍之希不悽愴其單丁在軍無有兼重者皆遣歸家

終身不調其餘皆與假三年休訖還臺當與宿衛同例  
三番明承詔書朕不負信又詔曰敢有捨王敦姓名而  
稱大將軍者軍法從事敦病轉篤不能御衆使錢鳳鄧  
嶽周撫等率衆三萬向京師舍謂敦曰此家事吾便當  
行於是舍爲元帥鳳等問敦曰事剋之日天子云何  
敦曰尚未南郊何得稱天子便盡卿兵勢保護東海王  
及裴妃而已乃上疏罪狀溫嶠以誅奸臣爲名舍至江  
寧司徒導遺舍書曰近承大將軍困篤縣縣或云已有  
不諱悲怛之情不能自勝尋知錢鳳大嚴欲肆奸逆朝  
士忿憤莫不扼腕去月二十三日得征北告劉遐陶瞻  
蘇峻等深懷憂慮不謀何辭都邑大小及二宮宿衛咸  
懼有往年之掠不復保其妻孥是以聖主發赫斯之命  
具如檄旨近有嘉詔崇光八命望兄獎羣賢忠義之心  
抑奸細不逞之計當還武昌盡力藩任卒奉來告乃承  
與犬羊俱下雖當逼迫猶以罔然兄立身率素見信明  
於門宗年踰耳順位極人臣仲玉安期亦不足作佳少  
年本來門戶良可惜也兄之此舉謂可得如大將軍昔  
年之事乎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  
濟今則不然大將軍來屯于湖漸失人心君子危怖百  
姓勞弊將終之日委重安期安期斷乳來幾日又於時

望便可襲宰相之迹邪自開闢以來頗有宰相孺子者  
不諸有耳者皆是將禪代意非人臣之事也先帝中興  
遺愛在人聖主聰明德洽朝野思與賢哲弘濟艱難不  
北面而執臣節乃私相樹建肆行威福凡在人臣誰不  
憤歎此直錢鳳不良之心聞於遠近自知無地遂唱姦  
逆至如鄧伯山周道和恒有好情往來人士咸皆明之  
方欲委任與共戮力非徒無慮而已也導門戶小大受  
國厚恩兄弟顯寵可謂隆矣導雖不武情在寧國今日  
之事明目張膽爲六軍之首寧忠臣而死不無賴而生  
矣但恨大將軍桓文之勳不遂而兄一旦爲逆節之臣  
負先人平素之志旣沒之日何顏見諸父於黃泉謁先  
帝於地下邪執省來告爲兄羞之且悲且慚願速建大  
計惟取錢鳳一人使天下獲安家國有福故是竹素之  
事非惟免禍而已夫福如反手用之卽是導所統六軍  
石頭萬五千人宮內後苑二萬人護軍屯金城六千人  
劉遐已至征北昨已濟江萬五千人以天子之威文武  
畢力豈可當乎事猶可追兄早思之大兵一奮導以爲  
灼烜也舍不答帝遣中軍司馬曹渾等擊舍于越城舍  
軍敗敦聞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矣兄弟才兼文武  
者世將處季皆早死今世事去矣語參軍呂實曰我當

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乏復臥鳳等至京師屯于水南帝  
親率六軍以禦鳳頻戰破之敦謂羊鑒及子應曰我亡  
後應便卽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乃營葬事初敦始病  
夢白犬自天而下嚙之又見刁協乘輶車導從矚目令  
左右執之俄而敦死時年五十九應祕不發喪裹尸以  
席蠟塗其外埋於廳事中與諸葛瑤等恒縱酒淫樂沈  
充自吳率衆萬餘人至與舍等合充司馬顧颺說充曰  
今舉大事而天子已扼其喉情離衆沮鋒摧勢挫持疑  
猶豫必致禍敗今若決破柵塘因湖水灌京邑肆舟艦  
之勢極水軍之用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上策也藉  
初至之銳并東南衆軍之力十道俱進衆寡過倍理必  
摧陷中策也轉禍爲福因敗爲成召錢鳳計事因斬之  
以降下策也充不能用颺逃歸于吳舍復率衆渡淮蘇  
峻等逆擊大敗之充亦燒營而退旣而周光斬錢鳳吳  
儒斬沈充並傳首京師有司議曰王敦滔天作逆有無  
君之心宜依崔杼王凌故事剖棺戮尸以彰元惡於是  
發瘞出尸焚其衣冠跽而刑之敦充首同日懸于南桁  
觀者莫不稱慶敦首旣懸莫敢收葬者尚書令郗鑒言  
於帝曰昔王莽漆頭以輓車董卓然腹以照市王凌觀  
土徐馥焚首前朝誅楊駿等皆先極官刑後聽私殞然

春秋許齊襄之葬紀侯魏武義王脩之哭袁譚由斯言之王誅加於上私義行於下臣以爲可聽私葬於義爲弘詔許之於是敦家收葬焉含父子乘單船奔荊州刺史王舒舒使人沈之于江餘黨悉平敦眉目疎朗性簡脫有鑒裁學通左氏口不言財利尤好清談時人莫知惟族兄戎異之經略指麾千里之外肅然而麾下擾而不能整武帝嘗召時賢共言伎藝之事人人皆有所說惟敦都無所關意色殊惡自言知擊鼓因振袖揚袍音節諧韻神氣自得傍若無人舉坐歎其雄爽石崇以奢豪矜物廁上常有十餘婢侍列皆有容色置甲煎粉沈香汁有如廁者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脫衣而敦脫故著新意色無作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又嘗荒恣於色體爲之弊左右諫之敦曰此甚易耳乃開後閣驅諸婢妾數十人並放之時人歎異焉

沈充

沈充字士居少好兵書頗以雄豪聞於鄉里敦引爲參軍充因薦同郡錢鳳鳳字世儀敦以爲鎧曹參軍數得進見知敦有不臣之心因進邪說遂相朋構專弄威權言成禍福遭父喪外託還葬而密爲敦使與充交構初敦參軍熊甫見敦委任鳳將有異圖因酒酣謂敦曰開



國承家小人勿用佞侍在位鮮不敗業敦作色曰小人  
阿誰甯無懼容因此告歸臨與敦別因歌曰徂風颺起  
蓋山陵氛霧蔽日玉石焚往事旣去可長歎念別惆悵  
復會難敦知其諷已而不納明帝將伐敦遣其鄉人沈  
禎諭充許以爲司空充謂禎曰三司具瞻之重豈吾所  
任幣厚言甘古人所畏且丈夫共事終始當同寧可中  
道改易人誰容我禎曰不然舍忠與順未有不亡者也  
大將軍阻兵不朝爵賞自己五尺之童知其異志今此  
之舉將行篡弑耳豈同於往年乎是以疆場諸將莫不  
歸赴本朝內外之士咸願致死正以移國易主義不北  
面以事之也奈何協同逆圖當不義之責乎朝廷坦誠  
禎所具也賊之黨類猶宥其罪與之更始況見幾而作  
邪充不納率兵臨發謂其妻子曰男兒不豎豹尾終不  
還也及敗歸吳興亡失道誤入其故將吳儒家儒誘充  
內重壁中因笑謂充曰三千戶侯也充曰封侯不足貪  
也爾以大義存我我宗族必厚報汝若必殺我汝族滅  
矣儒遂殺之充子勁竟滅吳氏勁見忠義傳  
史臣曰琅邪之初鎮建鄴龍德猶潛雖當璧膺圖預定  
於冥兆豐功厚利未被於黎氓王敦歷官中朝威名夙  
著作牧淮海望實逾隆遂能託魚水之深期定金蘭之

密契弼成王度光佐中興卜世延百二之期論都創三分之業此功固不細也既而負勳高而圖非望恃勢逼而肆驕陵蒙隙起自刁劉禍難成於錢沈興晉陽之甲纏象魏之兵蜂目既露豺聲又發擅竊國命殺害忠良遂欲篡盜乘輿逼遷龜鼎賴嗣君英略晉祚靈長諸侯釋位股肱戮方用能運茲廟筭殄彼凶徒克固鴻圖載清天步者矣

### 桓溫

桓溫字元子宣城太守彝之子也生未朞而太原溫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真英物也彝以嶠所賞故遂名之曰溫嶠笑曰果爾後將易吾姓也彝為韓晃所害涇令江播豫焉溫時年十五枕戈泣血志在復讎至年十八會播已終子彪兄弟三人居喪置刃杖中以爲溫備溫詭稱弔賓得進刃彪於廬中并追二弟殺之時人稱焉溫豪爽有風槩姿貌甚偉面有七星少與沛國劉惔善惔嘗稱之曰溫眼如紫石稜鬚作蝟毛磔孫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選尚南康長公主拜駙馬都尉襲爵萬寧男除琅邪太守累遷徐州刺史溫與庾翼友善恒相期以寧濟之事翼嘗薦溫於明帝曰桓溫少有雄略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壻畜之宜

委以方召之任託其弘濟艱難之勳翼卒以溫爲都督  
荆梁四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荊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  
假節時李勢微弱溫志在立勳于蜀永和二年率衆西  
伐時康獻太后臨朝溫將發上疏而行朝廷以蜀險遠  
而溫兵寡少深入敵場甚以爲憂初諸葛亮造八陣圖  
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爲八行行相去二丈溫見之謂  
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能識之及軍次彭模乃命參  
軍周楚孫盛守輜重自將步卒直指成都勢使其叔父  
福及從兄權等攻彭模楚等禦之福退走溫又擊權等  
三戰三捷賊衆散自間道歸成都勢於是悉衆與溫戰  
于笮橋參軍龔護戰沒衆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進鼓於  
是攻之勢衆大潰溫乘勝直進焚其小城勢遂夜遁九  
十里至晉壽葭萌城其將鄧嵩督堅勸勢降乃面縛輿  
櫬請命溫解縛焚櫬送于京師溫停蜀三旬舉賢旌善  
僞尚書僕射王誓中書監王瑜鎮東將軍鄧定散騎常  
侍常璩等皆蜀之良也並以爲參軍百姓咸悅軍未旋  
而王誓鄧定隗文等反溫復討平之振旅還江陵進位  
征西大將軍開府封臨賀郡公及石季龍死溫欲率衆  
北征先上疏求朝廷議水陸之宜又不報時知朝廷杖  
殷浩等以抗已溫甚忿之然素知浩弗之憚也以國無

他釁遂得相持彌年雖有君臣之跡亦相羈縻而已入  
州士衆資調殆不爲國家用聲言北伐拜表便行順流  
而下行達武昌衆四五萬殷浩慮爲溫所廢將謀避之  
又欲以騶虞幡住溫軍內外噂喑人情震駭簡文帝時  
爲撫軍與溫書明社稷大計疑惑所由溫卽廻軍還鎮  
上疏曰臣近親率所統欲北埽趙魏軍次武昌獲撫軍  
大將軍會稽王昱書說風塵紛紜妄生疑惑辭旨危急  
憂及社稷省之惋愕不解所由形影相顧隕越無地臣  
以闇蔽忝荷重任雖才非其人職在靜亂寇讎不滅國  
恥未雪幸因開泰之期遇可乘之會匹夫有志猶懷憤  
慨臣亦何心坐觀其弊故荷戈驅馳不遑寧處前後表  
陳于今歷年矣丹誠坦然公私所察有何纖介容此嫌  
忌豈醜正之徒心懷怵惕操弄虛說以惑朝聽昔樂毅  
竭誠垂涕流奔霍光盡忠上言告變讒說殄行姦邪亂  
德乃歷代之常患存亡之所由也今主上富於陽秋陛  
下以聖淑臨朝恭已委任責成羣下方寄會通於羣才  
布德信於遐荒況臣世蒙殊恩服事三朝身非羈旅之  
賓跡無韓彭之釁而反間起於曾心交亂過於四國此  
古賢所以歎息於既往而臣亦大懼於當年也今寇賊  
冰消大事垂定晉之遺黎鶴立南望赴義之衆慷慨卽

路元凶之命懸在漏刻而橫議妄生成此具錦使垂滅  
之賊復獲蘇息所以痛心絕氣悲慨彌深臣雖所存者  
公所務者國然外難未弭而內弊交興則臣本心陳力  
之志也進位太尉固讓不拜時殷浩至洛陽脩復園陵  
經涉數年屢戰屢敗器械都盡溫復進督司州因朝野  
之怨乃奏廢浩自此內外大權一歸溫矣溫遂統步騎  
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自浙川以  
征關中命梁州刺史司馬勳出子午道別軍攻上洛獲  
苻健荊州刺史郭敬進擊青泥破之健又遣子生弟雄  
衆數萬屯曉柳愁思槌以距溫遂大戰生親自陷陣殺  
溫將應誕劉泓死傷千數溫軍力戰生衆乃散雄又與  
將軍桓冲戰白鹿原又爲冲所破雄遂馳襲司馬勳勳  
退次女媧堡溫進至霸上健以五千人深溝自固居人  
皆安堵復業持牛酒迎溫於路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曰  
不圖今日復見官軍初溫恃麥熟取以爲軍資而健芟  
苗清野軍糧不屬收三千餘口而還帝使侍中黃門勞  
溫于襄陽初溫自以雄姿風氣是宣帝劉琨之儔有以  
其比王敦者意甚不平及是征還於北方得一巧作老  
婢訪之乃琨妓女也一見溫便潛然而泣溫問其故荅  
曰公甚似劉司空溫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婢問婢

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  
聲甚似恨雌溫於是褫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數日  
母孔氏卒上疏解職欲送葬宛陵詔不許贈臨賀太夫  
人印綬諡曰敬遣侍中弔祭謁者監護喪事旬月之中  
使者八至輶軒相望於道溫葬畢視事欲脩復園陵移  
都洛陽表疏十餘上不許進溫征討大都督督司冀二  
州諸軍事委以專征之任溫遣督護高武據魯陽輔國  
將軍戴施屯河上勒舟師以逼許洛以譙梁水道既通  
請徐豫兵乘淮泗入河溫自江陵北伐行經金城見少  
爲琅邪時所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  
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涕於是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寮屬  
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  
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宏曰運有興廢豈必諸  
人之過溫作色謂四座曰頗聞劉景升有千斤大牛噉  
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犍魏武入荆  
州以享軍士意以况宏坐中皆失色師次伊水姚襄屯  
水北距水而戰溫結陣而前親被甲督弟冲及諸將奮  
擊襄大敗自相殺死者數千人越北芒而西走追之不  
及遂奔平陽溫屯故太極殿前徙入金墉城謁先帝諸  
陵陵被侵毀者皆繕復之兼置陵令遂旋軍執降賊周

成以歸遷降人三千餘家於江漢之間遣西陽太守滕  
駿出黃城討蠻賊支廬等又遣江夏相劉崎義陽太守  
胡驥討妖賊李弘皆破之傳首京都溫還軍之後司豫  
青克復陷于賊升平中改封南郡公降臨賀爲縣公以  
封其次子濟隆和初寇逼河南太守戴施出奔冠軍將  
軍陳祐告急溫使竟陵太守鄧遐率三千人助祐并欲  
還都洛陽上疏曰巴蜀旣平逆胡消滅時來之會旣至  
休泰之慶顯著而人事乖違屢喪王略復使二賊誰又起  
海內崩裂河洛蕭條山陵危逼所以遐邇悲惶痛心於  
旣往者也伏惟陛下稟乾坤自然之姿挺羲皇玄朗之  
德鳳棲外藩龍飛皇極時務陵替備徹天聽人之情僞  
盡知之矣是以九域宅心幽遐企踵思佇雲羅混網四  
裔誠宜遠圖廟算大存經略光復舊京疆理華夏使惠  
風陽澤洽被八表霜威寒飈陵振無外豈不允應靈休  
天人齊契今江河悠闊風馬殊邈故向義之徒覆亡相  
尋而建節之士猶繼踵無悔况辰極旣迴衆星斯仰本  
源旣運枝派自遷則晉之餘黎欣皇德之攸憑羣凶妖  
逆知滅亡之無日騁思順之心鼓雷霆之勢則二豎之  
命不誅而自絕矣故員通貴於無滯明哲尚於應機矧  
如石焉所以成務若乃海運旣徙而鵬翼不舉永結根

於南垂廢神州於龍漠令五尺之童掩口而歎息夫先  
王經始玄聖宅心畫爲九州制爲九服貴中區而內諸  
夏誠以晷度自中霜露惟均冠冕萬國朝宗四海故也  
自疆胡陵暴中華蕩覆狼狽失據權幸揚越夔屈以待  
龍申之會潛蟠以俟風雲之期蓋屯圯所鍾非理勝而  
然也而喪亂緬邈五十餘載先舊沮沒後來童幼班荆  
輟音積習成俗遂望絕於本邦宴安於所託眷言悼之  
不覺悲歎臣雖庸劣才不周務然攝官承乏屬當重任  
願竭筋骨宣力先鋒翦除荆棘驅諸豺狼自永嘉之亂  
播流江表者請一切北徙以實河南資其舊業反其土  
宇勤農桑之務盡三時之利導之以義齊之以禮使文  
武兼宣信順交暢井邑旣脩綱維粗舉然後陛下建三  
辰之章振旂旗之旌冕旒錫鑾朝服濟江則宇宙之內  
誰不幸甚夫人情昧安難與圖始非常之事衆人所疑  
伏願陛下決玄照之明斷常均之外責臣以興復之效  
委臣以終濟之功此事旣就此功旣成則陛下盛勳比  
隆前代周宣之詠復興當年如其不效臣之罪也褰裳  
赴鑊其甘如薺詔曰在昔喪亂忽涉五紀戎狄肆暴繼  
襲凶跡眷言西顧慨歎盈懷知欲躬率三軍蕩滌氛穢  
廓清中畿光復舊京非夫外身殉國孰能若此者哉諸



所處分委之高等但河洛並墟所管者廣經始之勤致  
勞懷也於是改授并司冀三州以交屬遠罷都督溫  
表辭不受又加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  
溫以既總督內外不宜在遠又上疏陳便宜七事其一  
朋黨雷同私議沸騰宜抑杜浮競莫使能植其二戶口  
凋寡不當漢之一郡宜并官省職令久於其事其三機  
務不可停廢常行文按宜爲限日其四宜明長幼之禮  
獎忠公之吏其五褒貶賞罰宜允其實其六宜述遵前  
典敦明學業其七宜選建史官以成晉書有司皆奏行  
之尋加羽葆鼓吹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受  
鼓吹餘皆辭復率舟軍進合肥加揚州牧錄尚書事使  
侍中顏旄宣旨召溫入參朝政溫上疏曰方攘除羣凶  
掃平禍亂當竭天下智力與衆共濟之而朝議咸疑聖  
詔彌固事異本圖豈敢執遂至於入參朝政非所敢聞  
臣違離宮省二十餘載鞞鞞戎務役勤思苦若得解帶  
逍遙鳴玉闕廷參贊無爲之契豫聞曲成之化雖實不  
敏豈不是願但顧以江漢艱難不同曩日而益梁新平  
寧州始服懸兵漢川戍禦彌廣加疆蠻盤牙勢處上流  
江湖悠遠當制命侯伯自非望實重威無以鎮御遐外  
臣知捨此之艱危敢背之而無怨願奮膺投身造事中

原者實恥帝道皇居劇陋於東南痛神華桑梓遂埋於  
戎狄若憑宗廟之靈則雲徹席卷呼吸蕩清如當假息  
游魂則臣據河洛親臨二寇廣宣皇靈襟帶秦趙遠不  
五載大事必定今臣昱以親賢贊國光輔二世卽無煩  
以臣疎鈍並間機務且不有行者誰扞牧圉表裏相濟  
實深實重伏願陛下察臣所陳兼訪內外乞時還屯撫  
寧方隅詔不許復徵溫溫至赭圻詔又使尚書車灌止  
之溫遂城赭圻固讓內錄遙領揚州牧屬鮮卑攻洛陽  
陳祐出奔簡文帝時輔政會溫于洌洲議征討事溫移  
鎮姑孰會泉帝崩事遂寢溫性儉每譙惟下七奠梓茶  
果而已然以雄武專朝窺覩非望或臥對親寮曰爲爾  
寂寂將爲文景所笑衆莫敢對旣而撫枕起曰旣不能  
流芳後世不足復遺臭萬載邪常行經王敦墓望之曰  
可人可人其心迹若是時有遠方比丘尼名有道術於  
別室浴溫竊窺之尼裸身先以刀自破腹次斷兩足浴  
竟出溫問吉凶尼云公若作天子亦當如是太和四年  
又上疏悉衆北伐平北將軍郗愔以疾解職又以溫領  
平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率弟南中郎冲西中郎袁真  
步騎五萬北伐百官皆於南州祖道都邑盡傾軍次胡  
陸攻慕容暉將慕容忠獲之進次金鄉時亢旱水道不

通乃鑿鉅野三百餘里以通舟運自清水入河暉將慕容垂傳末波等率衆八萬距溫戰于林渚溫擊破之遂至枋頭先使袁真伐譙梁開石門以通運真討譙梁皆平之而不能開石門軍糧竭盡溫焚舟步退自東燕出倉垣經陳留鑿井而飲行七百餘里垂以八千騎追之戰于襄邑溫軍敗績死者二萬人溫甚恥之歸罪於袁表廢爲庶人真怨溫誣已據壽陽以自固潛通苻堅慕容暉帝遣侍中羅含以牛酒犒溫於山陽使會稽王昱會溫于徐中詔以溫世子給事熙爲征虜將軍豫州刺史假節及南康公主薨詔賻布千匹錢百萬溫辭不受又陳惠熙三年之孤且年少未宜使居偏任詔不許發州人築廣陵城移鎮之時溫行役旣久又兼疾厲死者十四五百姓嗟怨袁真病死其將朱輔立其子瑾以嗣事慕容暉苻堅並遣軍援瑾溫使督護竺瑤矯陽之等與水軍擊之時暉軍已至瑤等與戰於武丘破之溫率二萬人自廣陵又至瑾嬰城固守溫築長圍守之苻堅乃使其將王鑿張蚝等率兵以救瑾屯洛澗先遣精騎五千次于肥水北溫遣桓伊及弟子石虔等逆擊大破之瑾衆遂潰生擒之并其宗族數十人及朱輔送于京都而斬之瑾所侍養乞活數百人悉坑之以妻子爲賞

溫以功詔加班劔十人犒軍於路次文武論功賞賜各有差溫既負其才力又懷異志欲先立功河朔還受九錫既逢覆敗名實頓減於是參軍郗超進廢立之計溫乃廢帝而立簡文帝詔溫依諸葛亮故事甲仗百人入殿賜錢五千萬絹二萬匹布二萬匹溫多所廢徙誅庾倩殷涓曹秀等是時溫威勢翕赫侍中謝安見而遙拜溫驚曰安石卿何事乃爾安曰未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後時溫有脚疾詔乘輿入朝既見欲陳廢立本意帝便泣下數十行溫兢懼不得一言而出初元明世郭璞爲讖曰君非無嗣兄弟代禪謂成帝有子而以國祚傳弟又曰有人姓李兒專征戰譬如車軸脫在一面兒者子也李去子木存車去軸爲巨合成桓字也又曰爾來爾來河內大縣爾來謂自爾巴來爲元始溫字元子也故河內大縣溫也成康既崩桓氏始大故連言之又曰賴子之薨延我國祚痛子之隕皇運其暮二子者元子道子也溫志在篡奪事未成而死幸之也會稽王道子雖首亂晉國而其死亦晉衰之由也故云痛也溫復還白石上疏求歸姑孰詔曰夫乾坤體合而化成萬物二人同心則不言所利古之哲王咸賴元輔姬旦光于四夷而周道以隆伊尹格于皇天而殷化以洽大司馬明德

應期光大深遠上合天心含章時發用集大命在予一人功美博陸道固萬世今進公丞相其大司馬本官皆如故留公京都以鎮社稷溫固辭仍請還鎮遣侍中王坦之徵溫入相增邑爲萬戶又辭詔以西府經袁真事故軍用不足給世子熙布三萬匹米六萬斛又以熙弟濟爲給事中及帝不豫詔溫曰吾遂委篤足下便入冀得相見便來便來於是一日一夜頻有四詔溫上疏曰聖體不和以經積日愚心惶恐無所寄情夫盛衰常理過備無害故漢高枕疾呂后問相孝武不豫霍光啓嗣嗚噎以問身後蓋所存者大也今皇子幼稚而朝賢時譽惟謝安王坦之才識智能皆簡在聖鑒內輔幼君外禦疆寇實羣情之大懼然理盡於此陛下便宜崇授使羣下知所寄而安等奉命陳力公私爲宜至如臣溫位兼將相加陛下垂布衣之顧但朽邁疾病懼不支久無所復堪託以後事疏未及奏而帝崩遺詔家國事一稟之於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溫初望簡文臨終禪位於已不爾便爲周公居攝事旣不副所望故甚憤怨與弟冲書曰遺詔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王謝處大事之際日憤憤少懷及孝武卽位詔曰先帝遺勅云事大司馬如事吾令答表便可盡敬又詔大司馬社稷所

寄先帝託以家國內外衆事便就關公施行復遣謝安徵溫入輔加前部羽葆鼓吹武賁六十人溫讓不受及溫入朝赴山陵詔曰公勲德尊重師保朕躬兼有風患其無敬又勅尚書安等於新亭奉迎百僚皆拜于道側當時豫有位望者咸戰懼失色或云因此殺王謝內外懷懼溫既至以盧悚入宮乃收尚書陸始付廷尉責替慢罪也於是拜高平陵左右覺其有異既登車謂從者曰先帝向遂靈見既不述帝所言故衆莫之知但見將拜時頻言臣不敢而已又問左右殷涓形狀荅者言肥短溫云向亦見在帝側初殷浩既爲溫所廢死涓頗有氣尚遂不詣溫而與武陵王晞游故溫疑而害之竟不識也及是亦見涓爲祟因而遇疾凡停京師十有四日歸于姑孰遂寢疾不起諷朝廷加已九錫累相催促謝安王坦之聞其病篤密緩其事錫文未及成而薨時年六十二皇太后與帝臨于朝堂三日詔賜九命衮冕之服及朝服一具衣一襲東園祕器錢二百萬布二千匹臘五百斤以供喪事及葬一依太宰安平獻王漢大將軍霍光故事賜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輜輶車挽歌二部羽葆鼓吹武賁班劍百人優冊卽前南郡公增七千五百戶進地方二百里賜錢五千萬絹二萬匹布十萬匹

追贈丞相初冲問溫以謝安王坦之所任溫曰伊等不  
爲汝所處分溫知已存彼不敢異害之無益於冲更失  
時望所以息謀溫六子熙濟韻禕偉玄熙字伯道初爲  
世子後以才弱使冲領其衆及溫病熙與叔祕謀殺冲  
冲知之徙于長沙濟字仲道與熙同謀俱徙長沙韻字  
叔道賜爵臨賀公禕最愚不辨菽麥偉字幼道平厚篤  
實居藩爲士庶所懷歷使持節督荆益寧秦梁五州諸  
軍事安西將軍領南蠻校尉荊州刺史西昌侯贈驃騎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玄嗣爵別有傳

孟嘉

孟嘉字萬年江夏郢人吳司空宗曾孫也嘉少知名太  
尉庾亮領江州辟部廬陵從事嘉還都亮引問風俗得  
失對曰還傳當問吏亮舉麈尾掩口而笑謂弟翼曰孟  
嘉故是盛德人轉勸學從事褚裒時爲豫章太守正旦  
朝亮裒有器識亮大會州府人士嘉坐次甚遠裒問亮  
開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裒歷觀  
指嘉謂亮曰此君小異將無是乎亮欣然而笑喜裒得  
嘉奇嘉爲裒所得乃益器焉後爲征西桓溫參軍溫甚  
重之九月九日溫燕龍山寮佐畢集時佐吏並著戎服  
有風至吹嘉帽墮落嘉不之覺溫使左右勿言欲觀其

舉止嘉良久如廁溫令取還之命孫盛作文嘲嘉著嘉  
坐處嘉還見卽答之其文甚美四坐嗟歎嘉好酣飲愈  
多不亂溫問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  
趣耳又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謂也嘉答曰漸  
近使之然一坐咨嗟轉從事中郎遷長史年五十三卒  
于家

史臣曰桓溫挺雄豪之逸氣韞文武之奇才見賞通人  
夙標令譽時旣豺狼孔熾疆場多虞受寄扞城用恢威  
略乃踰越險阻戡定岷峨獨剋之功有可稱矣及觀兵  
洛泐脩復五陵引旆秦郊威懷二輔雖未能梟除凶逆  
亦足以宣暢王靈旣而總戎一馬之權居形勝之地自謂  
英猷不世勳績冠時挾震主之威蓄無君之志企景文  
而慨息想處仲而思齊睥睨滿廷窺覲周鼎復欲立奇  
功於趙魏允歸望於天人然後步驟前王憲章虞夏逮  
乎石門路阻襄邑兵摧懟謀略之乖違恥師徒之撓敗  
遷怒於朝廷委罪於偏裨廢主以立威殺人以逞欲曾  
弗知寶命不可以求得神器不可以力征豈不悖哉豈  
不悖哉斯實斧鉞之所宜加人神之所同棄然猶存極  
光寵沒享哀榮是知朝政之無章主威之不立也  
贊曰播越江濱政弱權分元子恃力處仲矜勳迹旣陵



上志亦無君罪浮泥犴心窺舜禹樹威外略稱兵內侮  
惟身與嗣竟罹齊斧

晉書卷九十八終

